鬻戏斋诗话（一）

诗以道志，志之所之者，感也。自感为体，感人为用。故曰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言乎其感，有史有玄。得失之迹为史，感之所由兴也；情性之本为玄，感之所由正也。史者，事之著；玄者，理之微。善于史者，未必穷于玄；游乎玄者，未必博于史。兼之者，其圣乎！史以通讽喻，玄以极幽深。凡涉乎境者，皆谓之史。山川、草木、风土、气候之应，皆达于政事而不滞于迹，斯谓能史矣。造乎智者，皆谓之玄。死生、变化、惨舒、哀乐之形，皆融乎空有而不流于诞，斯谓能玄矣。事有远近，言有粗妙。是故雅郑别、正变异，可以兴、观、群、怨，必止于无邪。其称名也小，其取类也大；其指远，其辞文。故通乎《易》而后可与言博喻，为能极其深也；通乎《春秋》而后可与言美刺，为能洞其几也；通乎《诗》而后可与行礼乐，为能尽其神也。有物我之见存，则睽矣。心与理一而后大，境与智冥而后妙。故曰：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诗之效也。春秋之世，朝聘燕食皆用歌诗，以微言相感；天竺浮屠之俗，宾主相见，说偈赞颂，犹有诗教之遗。中土自汉魏以来，德衰政失，郊庙乐章不复可观。于是诗人多穷而在下，往往羁旅忧伤，行吟山泽，哀时念乱之音纷纷乎盈耳。或独谣孤叹，蝉蜕尘埃之外，自适其适。上不可说，下不可教，而诗之用微矣。体制声律亦屡变而益繁，其味浸薄。然而一代之中，作者犹时时间出，虽辞不逮古，情志发乎中者，不可绝也。

诗以道志而主言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凡以达哀乐之感，类万物之情，而出以至诚惻怛，不为肤泛伪饰之辞，皆诗之事也。

诗者，志也。志能相通，则无不喻。但用事须有来历，体格气韵亦别有工夫，此则非学之深且久，未易骤悟。今人不学诗，诗教之用不显。然其感人不在一时，虽千载之下，有闻而兴起者，仍是不失不坏也。

诗以道志，亦是胸襟自然流出，然不究古今流变，亦难为工。须是气格超、韵味胜，方足名家。

诗以道志，须“清明在躬，志气如神”方是好诗，不可强也。

诗，第一要胸襟大，第二要魄力厚，第三要格律细，第四要神韵高，四者备，乃足名诗。古来诗人具此者亦不多，盖诗之外大有事在。无一字无来历，亦非畜养厚，自然流出，不能到此境界，非可强为也。世俗人能凑一二浅薄语，便自命诗人，此实恶道。

诗教甚大，而世之名为诗人者，其诗则小。果能闻道，虽不能诗，何损；诗虽工，而无当于性情之正，何益？汉魏以降，诗人多如牛毛，语其至者

，一代不过数人，一人不过数篇。吾夙昔耽诗，每恨其多，不可胜读，然粗知其利弊，为之而不谬于古人，不溺于流俗，非用力十余年，殆未易语。但非谓诗不可学，亦弗谓可不学也。性之所近，以余力求之可耳，勿以是自喜也。

诗以感为体，必有真情实感，然后下笔，诗味自有不同。自古以来，历代诗人多如牛毛。然真正到家，一代不过数人；精心之作，一人不过数篇。诗学甚大，不仅文词雕琢。学诗得其门径，亦须十年功夫。若言诗学精微，则是终身之事。

古之所以为诗者，约有四端：一曰慕俦侣，二曰忧天下，三曰观无常，四曰乐自然。诗人之志，四者摄之略尽。若其感之远近，言之粗妙，则系于德焉。

诗是声教之大用。“此方真教体，清静在音闻”，一切言语音声总为声教。以语言三昧，显同体大悲。圣人说诗教时，一切法界皆入于诗，自然是实智。来问误以诗为多闻之学，只据“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一语断之，乃与上所引“颂诗三百”，“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”“诗之失愚”等语无涉矣。当知从初发心至究竟位，皆是诗，不得但以加行方便为说。“失之愚”者，愚相粗细煞有差别，略以爱见大悲及所知愚当之。一品无明未断，皆于诗非究竟也。有意要排鼻，即非佳诗。诗亦煞费工夫，到纯熟时自然合辙，勉强安排不得。

一切吟咏语言，虽有精粗、美恶、浅深之不同，何莫非诗，不必跟于三百篇也。即如孺子“沧浪之歌”，信口而出，圣人闻之，则声入心通，发为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”之义，岂非诗教？顾沧浪之歌又何尝在三百篇之内耶？

诗乐微妙，非时人言艺术者所几。

脱俗须具悟门，诗中实有三昧。古来达道者多从这里过，然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，直须自悟始得。吾言亦犹谷响泉声耳。

凡事取一种方式行之者，其方式便是礼，做得恰好便是乐。如作诗，格律是礼，诗中理致便是乐。

诗固是人人心中本具之物，特缘感而发，随其所感之深浅而为之粗妙，虽里巷讴吟出于天机，亦尽有得《风》、《雅》之遗意者，又何人不可学耶？笔下不必有诗，胸中不可无诗。至格律藻采，则非学不可耳。

咏史诗须有寄托，意在陈古刺今，方见诗人之志。古人于此等题皆不苟作，非徒叙事而已，此不可与述德诗并论。

凡诗皆不可作道理会，却不妨全体是道理，如此乃为知言。

诗亦人人心中所有，唯须学而后成。“不学博依，不能安诗”，“博依”即比兴之旨。诗贵神解，亦非自悟不可。五言先从《选》体入，以治经之余

力为之，亦涵养性情之一助也。

严沧浪以禅喻诗，独尚神韵，譬之羚羊挂角，香象渡河。

诗能感发情性，植养伦理。

夫诗，不以辞害志。

洪巢林先生来书有：“日日忧旱，得雨而喜”语，因云：此是诗人本怀，固知忧喜雨旻本非二物，此余所谓诗以感为体也。人心有私系则失于感通，若虚中廓然，何所不格，雨旻寒暑即是变化云为，在《易》谓之贞，在禅谓之普。故曰“天下何思何虑”，言无私也。异由计起，涂虑万殊；贞乃本然，归致冥一。能会此，则即诗见道，体物不遗，然后物我顿忘，言象可泯，何事区区与古人较短长乎。

扬子云谓：读赋千篇，自然能赋。杜子美谓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。此皆甘苦自得之言。要之，诗之外必有事焉，而能一切发于诗，诗始可传。吾有旧句云：“自古言皆寄，从心法始生。”悟此，则学诗与学道一矣。

古人说诗，各有其得力处。温柔敦厚之旨，当反之自心，看能体会到甚处。若有一毫刚忿，则遇物扞格，去诗教远矣。

凡说诗，则一切法界皆入于诗，足可忘疾。

欲明诗之正、变，须略明依、正二报之义。“正”是能依为身，“依”是所依为土。身业之染静，即为报土之胜劣。诗人之美刺，依于国政之得失以著其法戒。“正”为有道而兴，即报土之胜也。“变”因失道而作，即报土之劣也。《诗谱序》所谓“凶吉之所由，忧娱之萌渐，昭昭在斯，足作后王之鉴”者，是诗之功用在美教化、移风俗，是教人修其正报也。世有治乱，诗有正变，而诗人之志则一于正。故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思无邪’”也。

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，诗教亦是开权显实，若是灵利汉，举起便悟，不为分外。不可以谛言语目之。

胸中着得几首好诗，亦可拔除俗病。

诗人闻道者固不多。就诗而论，一代不过数人，一人不过数篇而已。亦非是教人不学诗，但古之为诗其义大，后世之为诗其义小耳。

或问王辅嗣《易》以何为体，答曰“以感为体”。余谓辅嗣此言未尽其蕴，感者，《易》之用耳。以感为体者，其惟诗乎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志即感也。感之浅者其言粗近，感之深者其言精至。情感所发为好恶，好恶得其正，即礼义也。故曰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”，此孔子说《诗》之言也。诗教本仁，故主于温柔敦厚。仁，人心也。仁为心之全德，礼乐为心之合德，礼乐由人心生，是以《诗》之义通于礼乐。程子曰：“穷

神知化，由通于礼乐。”故《易》为礼乐之源，而《诗》则礼乐之流，是以《诗》之义通于《易》。政事之得失寓焉，是以通于《书》。民志之向背见焉，是以通于《春秋》。六艺之旨，《诗》实核之，诗教之义大矣哉！《三百篇》以降，代有作者。后之选者识不及此，各以己见为去取，或求备乎体制，或取盈寓篇章，博而寡要，于义无当也。吾尝欲综历代诗总别诸集及论诗、评诗诸作，博观而约取，删繁而撷要。其世则汉魏六朝唐宋辽金元明清，其体则乐府五七言歌行律绝，其义则风雅正变，足以考见一代民志之所向，国政之所由，世运之升降污隆皆系于是。好恶不失其正者，大抵一代不过数人，一人不过数篇。体不求备，惟其人，所以昭其志也；断代著录，所以著其事也。详其来历，通其旨意，以便教学。善读者潜心以求之，庶几继轨《三百篇》而六艺之旨可以概见。以是为教，其必有感发兴起者矣。

《诗大序》及郑康成《诗谱序》两文，说诗之义尽之矣。

音律亦须学，多读自然见得。至于白话之漫无音节者，则终不能成立。西洋诗亦有抑扬高下音韵，而十四行诗格律谨严，亦岂漫无准则耶？

昨说一切法界皆入于诗，恐学人难会此旨，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？诗通于政事，故可统《书》；以声教感人，故可统《乐》；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”，故可统《礼》；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”，诗之效也，故可统《易》。子夏《诗序》：“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《诗》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依风俗。”太史公《自序》：“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明人事之记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”“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”二说不别，故可统《春秋》。“《诗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，则知《春秋》之用即《诗》之用，拨乱反正之心即移风易俗之心也。如是广说，不可无穷。比及证悟，则皆剩语也。”

昔人评钟元常书，谓其“沉着痛快”。推而言之，作诗亦须沉着痛快，说话作事亦须沉着痛快。忠信笃敬，谈何容易。笃实便是沉着，反之则是不诚。

先儒谓《乐》亡而后乐教皆寓于诗。古人之诗皆可歌咏，被之管弦，即是乐教。故春秋之世，聘使往还，酬酢交际，皆有歌诗，后世酬唱即其遗风。

诗不仅尚其辞而已，诗之外大有事在。今人诗所以不及古人者，只是胸襟太小。古人所感者深，今人所感者浅，古人所见者大，今人所见者小，故判然是两个天地，不能相比。如果自己之所感与古人同其深远，自己之所见与古人同其真切，则发而为诗，自然亦可上追古人，但却非易事耳。诗教之义甚大，非心通天地不足以语此。但学者若能常常体会此理，则胸中滓秽日去，清虚日来，久而久之，不知不觉间，气质自然变化了。故诗可以陶冶性情。

作诗是游于艺的事，但必须先志于道、依于仁，然后可。诗人所见者大，则其所言者远；其所积者深，则其所发者厚。不假安排，不事穷索，信手拈来，全是妙用。故曰：作诗须通身是手眼始得。有人问古德，狮子搏兔用全力，是个什么力？答：不欺之力。此虽说禅，亦可论诗。不欺便是诚，不诚则无物。狮子搏兔是用全身气力，故作诗须将整个学问运用在里面，所谓通身是手眼是也。善为诗者，言近而指远，称名小而取类大。心量通乎天地，然后可以动天地；至情通于鬼神，然后可以感鬼神也。

古者朝聘往来，赋诗见志，以微言相感。微者，隐也，不必明言，贵在暗示。实则一切言语属于诗，真有至诚惻怛之怀，发之于言，自是感人。慈母之爱子，不学而能歌，赤子之于母，闻声而相喻，几以真情感通之故。

大抵境则为史，智必诣玄，史以陈风俗，玄则极情性。原乎《庄》、《骚》，极于李杜，建安史骨，陶谢玄宗，杜则史而未玄，李则玄而不圣。挈八代之长，尽三唐之变，咸不出此，兼之者上也。自有义学、禅学，而玄风弥畅，文采虽没，而理却幽深，主文谲谏，比兴之道益广，固诗之旨也。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，后有作者，必将有取于斯。若夫摆脱凡近，直凑单微，随举陈言，皆成新意，累句芜音，自然廓落。但取自适而无近名，舍俗游玄，绝求胜之心，则必有合矣。流变所极，未知其终。如今曰“背景”，犹之史也；亦曰“灵感”，犹之玄也。特言之尚粗，未臻于妙，而遽忘其朔，遂谓古不足法，斯则失之愚耳。

夫乐律声诗之变，何在而非世运升降之机乎。韶、武既亡，《雅》、《颂》（注）之音绝。屈宋以后之赋，汉魏以后之诗，其可传者，犹有变风变雅之遗焉。

（注）《诗经》分国风、小雅、大雅、颂四部分。《诗大序》：“是以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风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所由废兴也，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”

蠲戏斋诗话（二）

余见今之艺菊者，往往霜降后始花，经冬弥盛，虽冬至犹未凋。耐寒如此，异于朝菌不知晦朔矣，故诗人每以寒花喻晚节。因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，虽卉木之微，亦贵其能久。陶公咏菊以“卓为霜下杰”称之，观物者何在而不可以取法邪。

晋简文帝云：“平叔巧，累于理，叔夜俊，伤其道。”此语题品嵇、何，或未称实。然立德不可以事存，希声不可以言取。故知俊、巧与道远也。况乃采绘虚空，吟弄风月，托之名句，抑已末矣。

希腊古诗歌，洒然有《风》、《骚》之遗，英法诸家篇什所祖。德最晚起，制作斐备，尔雅深厚，乃在先唐之上。

少陵云：“新诗改罢自长吟。”《学记》言：“不学博依，不能安诗。”“安”字最有意味，盖一字、一语未惬，总是功夫不到也。

五言实难于近体，熟看《选》诗可也。

短篇偈颂亦近于诗，古人自道其悟处，不嫌语拙。

东坡尝云：“作诗必此诗，定知非诗人。”诗特托物起兴，缥缈出微之思，亦如云气变化，乃臻妙境。

大凡作绝句须宗盛唐，要气格雄浑，音节高亮，方合。选字不可不审也。

《乐》亡，则乐之意唯寓于诗，故知诗然后可与言乐。

诋世贬俗之言须有含蓄，出词蕴藉，方有诗教遗意。

“磨砢去圭角，浸润着光精”，细之谓也。少陵云“老去渐于诗律细”，故虽时有率语、拙语，亦不害其为细，最好体味。唯细，乃可入唐贤三昧也。

词虽不及诗之博大，亦殊不易工。

《虞书》曰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诗与乐岂能分邪？

作诗以说理为最难，禅门偈颂说理非不深妙，然不可以为诗。诗中理境最高者，古则渊明、灵运，唐则摩诘、少陵，俱以气韵胜。陶似朴而实华，谢似雕而弥素，后莫能及。王如羚羊挂角，杜则狮子嘖呻。然王是佛家家风，杜有儒者气象。山谷、荆公才非不大，终是五伯之节制，不敌王者之师也。尧夫深于元、白，元、白只是俗汉，尧夫则是道人。然在诗中，亦为别派，非正宗也。吾于此颇知利病，偶然涉笔，理境为多。自知去古人尚远，但不失轨则耳。

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云：“诗有别才，非关学也。”实则此乃一往之谈。老杜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可知学力厚者所感亦深，所包亦富。但如王壬秋教人学诗，纯用模仿，如明七子拟古，章句不变，但换字法，自是不可为训耳。《易》云：“修辞立其诚”，诚之不足，则言下无物，近于无病呻吟，当然不可。乃至音节韵律，亦须是学。唐人音节极佳，宋人则虽东坡、荆公、山谷、后山诸贤，诗非不佳，而音节则均逊于唐矣。

作诗亦须自有悟处。陶诗好处在于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。论者言颜诗如“错彩镂金”，谢诗如“初日芙蓉”。谢之视颜，自是较近自然，然犹有故意为之之处。陶则本地风光，略无出位之思，不事雕镂而自然精炼。似此境界，却不易到。东坡和陶尽多，无一首相似。如《和饮酒》云：“三杯洗战国，一斗销强秦”则剑拔弩张矣。王摩诘诗自有境界，如《终南别业》“中岁颇好道”一首，大似陶诗。《辛夷坞》“木末芙蓉花”一首，亦是眼前景物，信

手拈来。

作诗贵有比兴之旨，言在此而意在彼，方能耐人寻味。唐诗云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者，无人相送，不胜寂寞之感也。“轻烟散入五侯家”、“帘外春寒赐锦袍”者，君恩只及贵幸也。“乐游原上望昭陵”者，虽以罪言去官，而眷眷不忘故主之恩溢于言表。昭陵，太宗之陵也。“众鸟高飞尽”，以比利禄之徒；“孤云独去闲”以自况也。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言山色之外，不堪举目也。或问黄仲则“十有九人堪白眼”之句，笑曰：何笨重乃尔，了无余味矣。

诗贵含蓄，忌刻露，意在可见不可见之间者为佳。李太白“众鸟高飞尽”以喻利禄之徒，“孤云独去闲”用以自况，两句尽好。“相看两不厌”两句便失之刻露。宋诗刻露益甚。《三百篇》亦有刻露之作，如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仕”、“投畀有北，有北不受”等。然亦有须各人自己理会者，“蓀兮蓀兮，风其吹汝”，《诗集传》以为淫女之辞。以予观之，此诗意味深厚，类似《风雨》《鸡鸣》之章，当是贤人处乱世，以危苦之词互相警惕而作。

今人以感情归之文学，以理智属之哲学，以为知冷情热，歧而二之，适成冰炭。不知文章之事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忧乐相生，有以节之，故不过；发而皆中节，故不失为温柔敦厚。看古人诗总多温润。如云：“虽无旨酒，式吟庶几；虽无佳肴，式食庶几。”情意何等恳挚，读之者深味而有得焉，乃能兴于诗。移刻薄为敦厚，转粗犷为温润，乃能“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，亦即变化气质之功。昧者反是，但以增其回邪耳。

胡元瑞《诗薮》以汉乐府桓帝初童谣“小麦青青大麦枯”与少陵《大麦行》“大麦干枯小麦黄”比较言之，以为即此便是汉唐音节之别。前者用虞韵，便有含蓄；后者用阳韵，便觉高亢。吾尝有取于其说。以诗而论，少陵亦更进一步，故弥觉发扬踔厉也。大抵唐诗高亢响亮，晚唐便哀蹙。义山诗虽工，音节已哀。李后主词未尝不妙，而纯是亡国之音。北宋词亦多哀音。山谷、后山诗自工稳，音节终不及唐。推而上之，正风、正雅音节舒畅，变风、变雅便见急促。惟文亦然，六朝徐、庾骈体，句句工整，而靡弱已甚，此亦有不可强者。故闻铃铎而辨治乱，听鸟鸣而知安危。有时下笔成诗，押一韵脚，往往出于自然，非由安排也。

《选》体诗当熟读。宋人荆公、山谷不可略，然不读《景德传灯录》，亦不能读山谷诗也。

古来诗选尽有佳者，《文选》尚矣。《唐文粹》著录亦精，而不及律师是其阙略。

诗人胸襟洒脱，如陶公者，略无尘俗气，出语皆近自然。谢灵运华妙之中

犹存雕琢，视陶自是稍逊。太白天才极高，古风至少三分之二皆好，然学力不到。老杜则深厚恳恻，包罗万象。退之于诗非不用力，子厚诗极幽秀，过于其文，顾皆未能免俗。荆公才高，亦有率易之作。山谷理境自佳，颇喜逞才。至其称东坡《卜算子》“缺月挂疏桐”一首为“不食人间火语”，允为知言。东坡此词，几于全首集句，然固过于其诗，以襟怀之超旷也。总之，李杜文章，光焰万丈，但使文字不灭，精气亦长存人间。读者有以得其用心，斯与古人把手同行，无间今昔。

排律之工，老杜古今独步，篇篇俱佳。非特百韵长篇，即二三十韵，亦复沉雄细密，极开阖动荡之致。后人如李义山学杜律极工，而排律终不能及。宋人虽荆公、山谷亦然，东坡更逊一筹矣。清人朱竹垞有《风怀》一首，三百年来可称压卷。但其事无足存，以视老杜之题目正大，魄力沉雄，去之远矣！谢无量先生宣统间有排律一首八十韵，纪归蜀事，甚好。吾亦曾报以长篇。吾诗所以不及杜者，一则才力未逮，二则末法时代，亦无许多大题目也。

晋宋诗人只陶、谢时有玄旨。谢诗虽写山水，着玄言一两句，便自超旷。唐人王摩诘最善用禅，故自高妙。宋人诗用禅理者，山谷、荆公、后山、东坡皆能之。山谷才大，当推第一，荆公次之，东坡于禅未深，在四人中为最下。山谷诗如：“凌云一笑见桃花，三十年来始到家，从此春风春雨后，乱随流水到天涯。”喻悟道之后，更无远近方所，无入而不自得也。时山谷方在戎州，即今之叙府，盖亦兼寓身世之感。荆公拜相诗云：“霜筠雪竹钟山路，投老归渔寄此身。”观戏诗云：“侏优戏场中，一贵复一贱。心知本是同，所以无欣怨。”想见此老胸次亦复超逸。但惜操术未当，至于引用小人，遂以误国耳。

古诗比兴之旨，人多忽略。如韦苏州“寒雨暗深更，流萤度高阁”二句，朱子最喜之。盖有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的意思，言君子虽身处衰世，光如流萤，仍是自强不息，未敢一日稍懈，如流萤之飞度高阁然。又程明道诗：“未须愁日暮，天际是轻阴。”言衰乱之世，君子道消，不过如天际轻阴，终有晴朗之一日也。词句工丽虽不及韦苏州，然胸怀与气象则非韦所及。学子须识得此意，方可言诗。

古来词人利弊，此难具言。以诗为比，太白如苏、李；后主如子建；温、韦如晋宋间诗；北宋诸家如初唐；清真如少陵，律最细，词最润；梦窗如义山。以是推之。

自来意味玄言，无不寄之山水。如逸少、林公、渊明、康乐，故当把手共行。知此意者，可与言诗，可与论书法矣。

骨力谓峻峭特立，舒卷自如，如右军草书，体势雄强而使转灵活，不可以

粗豪刻露当之。试观义山近体，学少陵非不温婉致密，然骨力终逊。山谷、后山力求矫拔而不免生硬。以此推之，亦思过半矣。此亦如人学射，久久方中，学力未到，不可强为。

“赤风荡中原，烈火无遗巢。一人计不用，万里空萧条。”王龙标诗也。“临轩一盏悲春酒，明日池塘是绿阴。”韩致尧诗也。王语怒而韩语哀，国可知矣。牧之才放而自叹无能，怨其不用也，故谓“绿华成阴”，不必定系本事，益令人低徊不置。吕紫薇“雪消池馆初春后，人倚栏杆欲暮时”，谢茂秦爱之，予亦爱之。物不可以终难，故受之以解，斯近乎治世之音矣。诗人之志与时偕行，不可强也。

近代论诗，沈寐叟实为具眼。“三关”之说，同时与寐叟游者，皆习闻之。予亲见其与香严书，言之如是。当时曾与香严论此，戏谓当更增一元，以元和已变盛唐，当增开元以摄李杜。寐叟意以元嘉摄颜谢，元和摄韩柳，元祐摄苏黄。鄙意苏多率易，不如易以荆公以配山谷。透得颜谢，则建安以来作略俱有之，则予无间然矣。

宋诗兼融禅学，理境过于唐诗，惟音节终有不逮。宋诗中山谷、后山为最，荆公次之，东坡、放翁又次之。苏门六君子颇有青出于蓝者，以视韩门诸子学均出其下者，有过之矣。

盛唐音节响亮，句法浑成，晚唐便失之雕琢。宋诗音节便哑，虽荆公、山谷亦然。东坡于诗并不用功，只凭天才，失之率易。王壬秋教人为诗，篇模句拟，大类填词，方法太拙，往往只具形式。渠长于《选》体，歌行亦能为之，而短于律诗、绝句。张文襄亦颇能诗，晚近则有陈散原、郑孝胥。郑诗颇类后山，固不必以人废言。陈石遗能评诗，所作诗话颇可观。及其自为之，乃不能悉称。樊樊山、易实甫虽摇笔即来，不为无才，而体格太率，仅可托于元、白而已。中国文学流派太多、历史太长，欲于各家各体一一沉浸精通，大非易事。是以胸中不可无诗，笔下则不必有诗。

王昌龄诗云：“赤风荡中原，烈火无遗巢。一人计不用，万里空萧条。”韩致尧诗云：“临轩一盏悲春酒，明日池塘是绿阴。”王诗益怒，韩诗益哀。吕本中诗云：“雪消池馆初春后，人倚栏杆欲暮时。”谢榛盛称之，采入《四溟诗话》。此诗虽有迟暮之感，却无怨怒之意。池馆雪消，庶几治世先声。

后山学少陵极有功夫，亦失之于瘦。其生处可学，涩处不可学。山谷才大，有时造语生硬，亦病于涩。东坡亦才大，但多率易，则近滑。从宋诗入手易犯二病。少陵虽有率句，却不滑；虽有拙句，却不涩。义山丽而近涩，香山易而近滑。

杜诗最深厚，是儒家气象，但不能为绝句。惟《赠李龟年》一首为佳。谢

诗最华妙，陶诗最玄远，太白最豪放。韩诗精炼，柳诗理境格调学谢，用字用韵在韩之上，但不成大家，名家而已。绝句，王昌龄、李太白为佳。

杜诗排律出于齐梁，能得其细，此前人未发之论也。齐梁诗，向每病其绮靡，比稍复视，乃知其细。简文之作犹佳。

老杜所以为诗圣，正在其忠厚恻怛，故论诗必当归于温柔敦厚。时贤如谢先生，诗才非不高，亦有玄旨，然所得者老庄之粗耳，其精处固另有深远者在。至于儒术，彼固未尝致力，故终嫌其薄。

选诗须摒除余事一年，抄录亦须一年乃可毕事。断自汉代，从冯惟讷《诗纪》、《乐府诗》、《全唐诗》等书取材，另加按语，乃可抉出古人之用心。

渔洋《万首绝句选》颇好，《古诗选》次之。渔洋亦长于绝句者。绝句须流利，古诗可出以郑重。《唐诗三百首》中绝句多佳。

作诗亦是无处不相见，忽然触著，打失鼻孔，不是草草。……卫武公大贤也。《抑》之诗末后数章，其言痛切。《小序》以为刺厉王，朱子全释作自微之辞，意味尤深。

蠲戏斋诗话（三）

读《三百篇》须是味其温厚之旨，虚字尤须着眼，如“庶几夙夜”之“庶几”字，“尚慎旃哉”之“尚”字，意味均甚深长。又如“大夫夙退，无使君劳”、“缁衣之宜兮”云云，其言皆亲切恳挚，爱人如己，“道之云远，曷云能来”亦复同此意味。孔子说诗，但加一二虚字，如“有物必有则”，“民之秉懿也，故好是懿德”便自意味深长。程子亦善说诗，谢显道称之，见《近思录》卷三。

《匪风》、《下泉》之思，《黍离》、《麦秀》之感，自古诗人所悲。故豺虎构患，始有《七哀》（注）；羁旅悲秋，是兴《九辨》。

（注）魏曹植、王粲、阮瑀，晋张载等均有此题诗。唐吕向注曹植《七哀》曰：“七哀，谓痛而哀，义而哀，怨而哀，耳目闻见而哀，口叹而哀，鼻酸而哀也。”

《凯风》之诗曰：“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”有七子之母而不安于室，尚得谓之圣善乎？然如此却是好诗。会得此，方了得温柔敦厚之旨。

《柏舟》，贤者忧国之将覆，而述其危苦之词。邶始封及何缘并入于卫，事不可考。二章，“兄弟”盖谓同姓之国，灾患不相恤也。三章，申言不能忘忧之情。石则可转，席则可卷，忧心之来，不可以遣，欲强为无忧之容，亦不可得。四章，言小人用事，忠贤见屏。五章，以日喻君，日微是君失位之象。“不能奋飞”，欲救之而无从也。

《绿衣》，不必定为庄姜之诗，凡陵僭之微，上下易位，皆可以兴喻。三

章，言乱生必有所自。“汝所治”者，明其自取之也。四章，有履霜坚冰之诫。再言“思古”，志正而言切矣。

《匏有苦叶》，未见其为刺淫乱之诗，盖君臣道失，士之进用不以其义，贤者志于守正而诫彼躁竞之词。首章，言士当量分而动，不可妄进。次章，“济盈”言济者之阨壅，“不濡轨”言不得济也。“雉鸣求牡”亦喻轻合妄附之人。盖奔竞者必患得而失志，衔售者必自媒而无耻，君子之所贱也。三章，言女归之义必以其渐，以喻士之委质亦犹女之适人，安可弃礼灭义而苟进以干时哉。四章，乃正言君子非不欲仕，而恶无礼，所以人皆进而己独止者，欲待有道者而后往耳。

《兔爰》，“尚寐无讹”、“尚寐无觉”、“尚寐无聪”，衰彼昏之不悟也。“无为”、“无造”、“无庸”与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”同意。《中庸》曰：“人皆曰予知，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”雉、兔同为猎者所守，但雉急而兔缓，其不免一也。自曰“予知”者，犹之兔耳，此以兴利欲之为害大也。《易·系辞下传》曰：“爰恶相攻而吉凶生，远近相取而悔吝生，情伪相感而利害生。”忧罹之萌，皆由私智妄作而起。作此诗者，其知道乎。

《葛藟》，《论语》：“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诗意盖叹礼意衰敝，人情至于忘亲倍义，轻求援系，谄附非人，自取其祸。杜诗云“兔丝附蓬麻，引蔓故不长”，亦有此意，与“迢迢孤生桐，托根泰山阿”异矣。

《采葛》，葛、萧、艾皆草之贱者，以喻小人得君用事。人君近群小之情如是，是君臣道失，天下所由乱也。

《大车》，贤者以义自守，不肯苟进而与其友相诫之词。前二章，“大车”、“毳衣”二句，形车服之盛。“岂不尔思，畏子不敢”，言君子非不欲仕，然进不以义，不惟自失，亦貽友朋之辱，故不为也。“奔”谓趋进干时。逸诗云：“翘翘车乘，招我以弓。岂不欲往，畏我友朋。”与此同意。末章，言人皆有死，无贤愚贵贱之异，彼小人贪据禄位，亦岂能长保者，君子自完其洁白，乃无疚于神明。古诗云：“生存华屋处，零落归山邱。”杜诗云：“王侯与蝼蚁，同尽随丘墟，”与上二句同意。《离骚》云：“指九天以为正兮，夫惟灵修之故也。”杜诗云：“朗鉴存愚直，皇天实照临。”与下二句同意。

《箝兮》，当是贤人君子处乱世互相警戒之词。《诗序》以为君弱臣强，不倡而和；朱子《集传》目为淫词，均不及此说意味深厚。

“我生之初，尚无为；我生之后，逢此百罹”，“苕之华，芸其黄矣，心之忧矣，维其伤矣”，此变风变雅之音也。乐天知命，为自证之真；悯时念乱，亦同民之患。二者并不相妨，佛氏所谓悲智双运也。但所忧者私小则不是。

伯夷、叔齐扣马之谏，见《吕氏春秋》，盖即太史公所本。然《采薇》之歌体裁不类《三百篇》，反与后世《紫芝歌》有相似处，当是春秋战国间，诸侯以暴易暴，民怒沸腾，而又不肯直指当时，托古以讽之作耳。

子建《送应氏诗》云：“游子久不归，不识陌与阡。”灵运《登石门最高顶》云：“来人忘新术，去之惑故蹊。”一感城邑荒废之景，一状山径幽回之状，各具意境，而谢语实自曹出。曹语浑成，谢句则造作对偶，所以不逮。

陶公《咏贫士》云：“刍藁有常温，采芣足朝餐。岂不实辛苦，所惧非饥寒。贫富常交战，道胜无戚颜。”谢公《初去郡》云：“战胜臞者肥，鉴止流归停。即是羲唐化，获我击壤情。”二诗同用子夏语，人所习闻。每揽斯言，以为子夏智足以知圣，学足以至乐，何至犹慕于外？如二公者，亦既超然不住于境，其言战胜者，盖犹释氏所谓内闕外现，曲为今时，非果情存取舍也。

谢曰：“怀新道转迥，寻异景不延。”言游目虽旷而易逝也。陶曰：“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。”言物之生意犹自遂也。古诗：“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”，则伤其不可留矣。夫物之方新，瞥尔成故，新既不住，故亦屡迁。由是言之，无物非新，无物非故，新故皆不可得，独有此怀与为迁变耳。

陶公时有玄言，托兴田园而词多危苦；谢客兼通义学，寄情山水而归于平淡。读其诗者，能于乐中见忧，方识渊明；能于忧中见乐，方识康乐耳。大抵文章之作，皆由豪杰之士与俗相违，是以形于篇章，寄其幽愤。陶则较为含蓄，故得全首领；谢则过露才华，故不免刑戮。

陶渊明《和张常侍》诗，可见乐中有忧之意。

自古以来，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，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。陶诗云：“汲汲鲁中叟，弥缝使其淳。”真能得圣人之用心。

诗人皆善悟无常，而陶公直游无我，此其所以独绝也。

陶诗“孟夏草木长”、“结庐在人境”二首，俱现前实境，平白道出，绝不雕饰，自然高远。正如曾点之对，只是本地风光，非胸怀洒落，不能至此。乃知古来诗人犹多出位之思也。

陶诗云：“明旦非今日，岁暮余何言。”又曰：“鼎鼎百年内，持此欲何成。”诚有慨乎言之也。

陶公《连雨独酌》，只从《肇论》“道远乎哉？触事而真；圣远乎哉？体之即神”两句解之便足。盖陶公自得饮中三昧，故能及此。凡说诗、说禅，皆贵自证，不重义解。有神悟，自然活泼泼地，专以意识解会，终不免粘滞也。

陶诗殊不易读，《连雨独酌》词句多拙，而确系渊明说理，自道所悟境界语。“天岂去此哉，任真无所先”，便是忘情先后。“云鹤有奇翼，八表须臾还”，以喻一念周遍法界。“顾我抱兹独，傴俛四十年”，造语奇异，岂有饮

酒而须“僂俛四十年”者，是知独者，独知之境界也。又《饮酒》之十三云：“一士长独醉，一夫终年醒。”屈原对渔父言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，以为醒胜于醉；靖节则自托于醉，以为醉胜于醒。“规规一何愚”，言醒者之计较利害也，“兀傲差苦颖”，言醉者之忘怀得失也。“寄言酣中客，日暮烛当炳”，若曰当续饮也。是故其所谓酒，不必作酒看；其所谓醉，不可作醉会。吾尝谓靖节似曾点，以其绰见天理，用现下语言说现前境界、本地风光，略无出位之思。所谓“曾点、漆雕开已见大意”者，于此为近。

陶诗好处在于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。似此境界，确不易到。东坡和陶诗无一首相似，如《和饮酒》云“三杯洗战国，一斗销强秦”，则剑拔弩张矣。

谢灵运《斋中读书》云：“既笑沮溺苦，又哂子云阁。”用“投阁”事而唯缀“阁”字，义不可通。

谢灵运《石门新营所住，四面高山，回溪石濑、修竹茂林》诗。“早闻夕飏急”，言通夕风不止也；“晚见朝日暎”，言日落犹初出也。以“早”“晚”“朝”“夕”穿插用之，亦琢句之过。杨用修盛称其巧，胡元瑞极诋其谬，不免好恶之偏。然此等句，要自不可为法。

谢灵运《赠从弟惠连》云：“夕虑晓月流，朝忘曛日驰”与“早闻夕飏急，晚见朝日暎”亦同一句法。知是谢公得意之构，故屡换用之也。

谢诗《过白岸亭》云：“交交止栩黄，呦呦食苹鹿。”黄鸟不可仅谓之“黄”也。此与“子云阁”同一语病。

谢诗《道路忆山中》云：“怀故叵新欢”，言有怀故之感，虽有新欢不能为乐也。“叵”字似未妥。

谢诗《入彭蠡湖口》云：“千念集日夜，万感盈朝昏。”与左思之“何必丝与竹，无事待啸歌”。刘琨之“宣尼悲获麟，西狩涕孔丘”。谢惠连之“扬帆采石华，挂席拾海月”、“虽好相如达，不同长卿慢”同一病。

谢诗《入华子岗》云：“既枉隐沦客，亦栖肥遁贤”，亦合掌语。

远公（晋高僧慧远）诗仅传“崇岩吐清气”、“本端竟何从”二篇，玄致故自不朽。

右军《兰亭诗》富于玄味，而历来选家皆遗之，亦可异也。

林公诗为玄言之宗。

义从玄出而诗兼玄义，遂为理境极致。林公造语近朴而恬澹冲夷，非深于道者不能至，虽陶、谢何以过此。缅想高风，穆然神往，安得起斯人而与之游哉。

郑道昭五言句律颇存元嘉遗则，而不免蹇滞。

余向论诗，推盛唐王、岑、高、李，比来稍有不同。香山一年作乐府五十

首，佳者可得三分之一。元微之才短，只和得十二首，无一佳作。温飞卿虽晚唐亡国之音，而所为乐府，字字精炼，亦不易到，古人不可及也。义山绝律好，吾能之，香山乐府亦可及，温则难能，杜则时有相类处而已。

唐人五律中，孟浩然能以古为律，往往不觉其对偶，此专以气胜者。

孟诗高浑超迈，乃诗中之逸品。

王摩诘诗自有境界。《终南别业》中“中岁颇好道”一首，大似陶诗。《辛夷坞》一首，亦是眼前景物，信手拈来。

王右丞《云溪杂题·莲花坞》，五绝中妙境也。

王右丞《西施咏》，盖讥小人幸进而遗其故交者。“贱日岂殊众，贵来方悟希。要人傅脂粉，不自著罗衣”二十字，形容骄盈意态，未免过毒。然俭佞得志事相，的是如此。吾独为西施抱屈者，无端被人刻画，若自始便从鸱夷子游，不入吴宫，何至遭人指目，乃知绝色真不幸也。

唐人王摩诘画中有诗，作《雪里芭蕉图》，虽现实所罕见，而设想甚奇。

太白豪放，得骚人之旨；工部恻怛，有《小雅》之风。

论太白者，每以其好言神仙，歌醇酒美人而少之。由今观之，实多有托之词，未可据成说为定论。且彼言神仙，实曾修炼，知丹诀。《吊比干》文，则儒家言也。《为窦氏小师祭璿和尚文》，则明于义学。文字亦皆上承六朝，异于韩柳，古人要为不可及也。

《太白集注》引山谷有云：“太白乃人中麟凤，虽梦呓或作无益语，决无寒乞相。”此说良是。太白、东坡于义理固说不上，然天才豪放，胸襟洒落，不似今人满肚皮计较。

少陵秦州至成都纪行诗，风骨在建安以上，直似曹孟德《苦寒行》。固由山川险阻，行旅忧伤，有以发之。而体物哀民，一一从恻怛流出，怨诽不怒，真《小雅》诗人之志也。

少陵句云：“老去诗篇浑漫与”，言不经意也。

少陵论诗绝句题曰：《遣闷》，盖谓荡涤愁怀，非敢论量今古也。

杜诗《夏夜叹》佳处在“虚明见纤毫，羽虫亦飞扬，物情无巨细，自适固其常”四句，见其体物之细。以下兴起戈士之苦，则恻怛之怀也。细读之，觉其音调铿锵，此唐诗宋诗之别。

杜诗注尽多，近觉《心解》颇好。此书分体编辑，非选本。

老杜《石壕吏》、《无家别》等篇，皆出于王仲宣《七哀诗》。曹子建亦有《七哀诗》，视仲宣故不逮也。

蠲戏斋诗话（四）

少陵之诗，人皆圣之，予亦圣之。杨大年辈虽狂诋极訾，宁足以屈少陵

？若夫真而忘拙，易而近于率者，则有之矣，要未必遂为大家之病。予方爱之、重之，愿世之人效之，何敢诋少陵？非惟不敢，亦不暇。虽然，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蚀，少陵虽圣，犹有过。“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，孔子之教也。端居多暇，读少陵诗数过，摘其疵语于简。邢之才言：“思误书，恒是一适。”予谓得古人佳句，固足乐；得其疵句，往往对之至于拊掌，亦是一适也。古人之惠我岂不厚哉。朋游谈讽，用资笑乐，则可；以之轻薄訾毁古人，则不可。题曰“杜诗癖”者，“癖”乃索之于外，非膏盲、废疾之比也。

《曲江》：“穿花蛺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。”写景非不切，属对非不工，然似题春册诗。

《不归》：“面上三年土，春风草又生。”自是行役经时之感，然“土”“草”字面连属，便似草生面上。

《进艇》：“俱飞蛺蝶元相逐，并蒂芙蓉本自双。”亦似题春册诗，又似村里小儿新婚房联。且与妻泛舟，作此昵语，不令老妻羞杀。

《绝句漫兴》：“颠狂柳絮随风去，轻薄桃花逐水流。”似嘲妓诗。着“颠狂”“轻薄”字，亦过直率，了无意致。

《绝句漫兴》云：“隔户杨柳弱袅袅，恰似十五女儿腰，谁谓朝来不作意，狂风挽断最长条。”牧儿山歌也。

《少年行》云：“莫笑田家老瓦盆，自从盛酒长儿孙。倾银注瓦惊人眼，共醉终同卧竹根。”拙野可笑，乍读之，如嘲村妇鄙语。

宋以来谈杜诗者，均谓老杜短于绝句，信然。通集佳者只有“虢国夫人”、“李龟年”二首耳。余篇寥寥，俱未入调。而《凭人乞果树》数首，尤可笑。《于韦少府处乞大邑瓷碗》一首，末句可为绝倒。诗云：“大邑烧瓷轻且坚，扣如哀玉锦城传。君家白碗胜霜雪，急送茅斋也可怜。”又《访徐卿觅果栽》句云：“草堂少花今欲栽，不问绿李与黄梅。”真小儿语也。

《江上独步看花》七绝句，音调如《竹枝》。首章云：“江上被花恼不彻，无处告诉只颠狂。走觅南邻爱酒伴，经旬出饮独空床。”有何风致。

《城上》：“风吹花片片，春动水茫茫。”似儿童对句。

《放船》云：“江流大自在，坐稳兴悠哉。”似武夫、衲子口角。

《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》第二首结句云：“何日兵戈尽，飘飘愧老妻。”下五字似老学究赠妇诗。

《赠王二十四契》云：“晓莺工迸泪，秋月解伤神。”或以为佳句，然谓“月解伤神”，犹有意境；“莺工迸泪”羌无事实。李白戏甫诗云：“借问如何太瘦生，只为从来作诗苦。”谓此类也。

《绝句》云：“蔼蔼花蕊乱，飞飞蜂蝶多。幽栖身懒动，客至欲何如。”似病妓遣怀诗。

少陵好用“吃”字，如“对酒不能吃”、“但愿残年饱吃饭”、“梅熟许同朱老吃”之类，甚多。

《题桃树》云：“寡妻群盗非今日，天下车书正一家。”妻与盗对堪，可发一噓。

“两个黄鹂鸣翠鸟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小儿佳句也。

少陵好言鹅鸭，诗中数见。如“不教鹅鸭恼比邻”、“鹅鸭宜长数”之类。如此老一生与鹅鸭有缘。

又好言犬。如“旧犬喜我归，低徊入衣裾”、“旧犬知愁恨，垂头傍我床”之类。知少陵甚爱其犬，其犬爱之正复不薄。

《拔闷》云：“长年三老遥怜汝，捩舵开头捷有神。”蔡梦弼曰：“长年三老，峡中谓篙师，舵工也。‘捩舵’、‘开头’皆行船之事。”写行船情景如此擘实，正大年所谓村夫子也。结云：“已办青钱防雇直，当今美味入吾唇。”说来一何可笑。

《昼梦》云：“二月饶睡昏昏然，不独夜短昼分眠。”似懒妇述怀诗。

《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》绝句十二首，语多可笑。第二首云：“周宣汉武今王是，孝子忠臣后代看。”真弹词矣。“英雄见事若通神，圣哲为心小一身。”亦乱弹戏文。

《喜闻番寇总退口号》第五首云：“今春喜气满乾坤，南北东西拱至尊。大历二年调玉烛，元元皇帝圣云孙。”绝妙一首颂圣戏文，老末上场诗也。只须易“大历”二字，俱可通用。

《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募》：“石出倾听枫叶下，橹摇背指菊花开。”自来聚颂。或谓佳句，或谓不通，皆过也。“倒听”、“背指”，亦由思苦所致，此视“莺工迸泪”之句尤苦矣。

《即事》云：“一双白鱼不受钓，三寸黄柑犹自青。”小儿语也。

《戏作俳谐体遣闷》云：“家家养乌鬼，顿顿食黄鱼。”沈存中谓：“乌鬼，鸬鹚也。”每读之辄失笑。然既云俳谐体，却不妨有此。

杜集中以珉珞乱玉者，莫过《清明》七言排律二首。或疑为后人伪作，然杜容或有之。仇兆鳌《详注》载朱瀚所论鹭甚备，因具录之如下：《清明二首》：“朝来新火起新烟，湖色湖光净客船。绣羽衔花他自得，红颜骑竹我无缘。胡童结束还难有，楚女腰支亦可怜。不见定王城旧处，长怀贾傅井依然。虚沾周举为寒食，实藉君严卖卜钱。钟鼎山林各天性，浊醪粗饭任吾年。”朱瀚曰：“朝来”率尔。“新火”“新烟”重复。“绣羽”字面尘坌。“衔花

“骑竹”属对不伦。“他自得”“我无缘”“还难有”“亦可怜”，纯是暮气，岂少陵顿挫本色？自正孤舟老病，牵情“楚女腰支”，甚无谓矣，出言有章者不应如是。“城旧处”“井依然”，神理安在？“钟鼎山林”“浊醪粗饭”，堆积陈腐。“各天性”“任吾年”与“他自得”“亦可怜”等同一庸软耳。“此身漂泊苦西东，右臂偏枯半耳聋。寂寂系舟双下泪，悠悠伏枕左书空。十年蹴鞠将雏远，万里秋千习俗同。旅雁上云归紫塞，家人钻火用青枫。秦城楼阁烟花里，汉主山河锦绣中。风水春来洞庭阔，白苹愁杀白头翁。”朱瀚曰：起四句竟似贫病拿舟乞嗟来之食者，有一字近少陵风骨否？因右臂偏枯而以左臂书空，既可喷饭，只点“左”字尤为险怪。“蹴鞠”“秋千”，坊间对类。“将雏”“习俗”属对殊难。“钻火”句又犯“朝来新火”。“秦城”二句，街市对联耳。“汉主”更不可解。“风水”句亦是吴歌。结句无聊。铺叙情事则有五言百韵等篇，格律精严则有七言八句，集中偏缺此体，无须蛇足。食肉不食马肝，未为不知味也。

汉乐府：“所交或非亲，化为狼与豺。”曹植：“鸱枭鸣衡厄，豺狼当路衢。”用意略殊而施语各当。后人沿之，往往以豺狼、豺虎为习用语，未可骤易也。老杜诗此类多矣，独于《大云寺赞公房》诗乃云：“泱泱泥污人，狺狺国多狗。”虽用《九辨》“孟犬狺狺而迎吠兮，关梁闭而不通”语，意有雅俗难易之别，何其率也。

《咏怀》、《北征》诸诗，叙遭乱流离之苦，如“入门闻号眺，幼子饥已卒”及“经年至茅屋”至“谁能即嗔喝”一段，情事如画，愈直愈巧，愈琐愈真，信为难以及。独《彭衙行》云：“疵女饥咬我，啼畏虎狼闻。怀中掩其口，反侧声愈嗔。”则刻画太过，令人生厌。事既不妙，词又不工也。

《病后遇王倚饮赠歌》一首，通体用粗拙语而气格甚健，独云：“头白眼暗坐有眊，肉黄皮瘦命如线”，则过于直率，乃觉可笑矣。

元道州《贼退示官吏》诗，盖仁者之言，不独诗工也。

伊川称韩退之《菱里操》“臣罪当诛兮，天王圣明”，道得文王心出来，此文王至德处也。乃谓其得怨而不怒之旨。其实退之此诗好处在善怨。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偕亡”，则怨而近于怒矣。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”乃纯是怒。

柳学谢，胜于韩。韩有气势而少韵，所为琴操俱胜。柳所为骚亦佳，骚固不易为也。

元、白新题乐府，虽长于讽喻，而少温厚之旨，气格亦渐靡弱矣。王湘绮亟称微之《望云骓》骨力可追少陵。以今观之，殆为过词。然此篇固《长庆集》中杰作，高出《连昌宫词》远矣。

元、白亦是古典文学，非不用典，但用典使人不觉。以元、白为不用典，直是胡说。

《乐府解题》：“竹枝本出巴渝，刘禹锡在湘沅，以俚歌鄙陋，乃依楚声作竹枝新词，教里中儿童歌之。禹锡谓巴儿联歌，吹短笛、击鼓以赴节，歌者扬袂睢舞，其音协黄钟之羽，末如吴声，含思宛转，有淇濮之艳。”今观其辞，如：“白帝城头春草生，白盐山下蜀江清。南人上来歌一曲，北人莫上动乡情。”“山桃红花满上头，蜀江春水拍山流。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限似侬愁。”则近似吴歌子之类，盖郑卫之音也。贞元、元和间最盛行，亦唐诗之衰音。偶以遣怀，未为不可，然其音节亦不易谐。

李义山绝句在杜之上，排律只能作十韵，至多二十韵。若夫洋洒千言，极开阖动荡之妙者，则古今诗人惟有少陵耳。

宋诗山谷、后山均佳。放翁以多为贵，仅比元、白，视白尚有逊色。梅圣俞虽尝见称于欧阳公，而意境殊不高，非上乘也。

《石林诗话》云：“前辈诗文，各有平日得意，不过数篇，然他人未必能尽知也。毗陵正素处士张子厚善书，余尝于其家见欧阳公子棐以乌丝栏绢一轴，求子厚书文忠公《明妃曲》两篇，《庐山高》一篇。略云：先公平生未尝矜大所为文，一日被酒，语棐曰：“吾诗《庐山高》，今人莫能为，唯李太白能之。《明妃曲》后篇，太白不能为，唯杜子美能之，至于前篇，则子美亦不能为，唯吾能之也。”因欲别录此三篇藏之，以志公意。”苕溪鱼隐亦引《石林》语，且谓在汝阴见棐而问之，良然。今阅公诗者，盖未尝独异此三篇也。余读《居士集》，喜其五言清隽不费力，七言似犹有累句，以其太多，为之又易。此三篇者，诚为集中他作所难并，欧公自许甚当。然余颇谓《明妃曲》后篇实胜前篇耳。

荆公诗云：“事变有万殊，心智才一曲，读书谓已多，抚事知不足。”以荆公之才高学博而又深于经术，不能济世，反成民病，用世岂易言者。

山谷《登快阁》诗云：“落木千山天远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。”人多赏其雄放，不知乃自道其智证之境也。

山谷快阁诗均佳，而“万事转头同堕甑，一身随世作虚舟”、“落日荷锄人著本，西风满地叶归根”、“落木千山天远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”等句尤为妙语。

山谷诗“心猿方睡起，一笑六窗静”，注引中邑洪恩禅师答仰山问如何是佛性义公案。此段公案着眼在中邑与仰山相见处，至于山谷随手挪用，乃诗家常事，不可为典要也。

后山、遗山二子，皆学杜而能得其骨者。

邵子诗《答人书意》、《无妄吟》二首，乃是圣贤血脉所在，今人未尝梦见邵子毫毛，而轻肆讥议，真不可教。

宋有比丘尼，发悟后作诗云：“镇日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遍岭头云。归来却捻梅花嗅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”此乃绝好题瓶梅诗。

刘静修出于《击壤集》而又文采过之。

世所名宋遗民，其人与事不一。言之近激而行之若未醇者盖有之，然大抵矜然求出于滓反乎洁。推其志，有以合乎圣人之所与，可以厉天下不洁者。虽未遽跻于夷齐，不可谓非狷者之徒也。可勿称乎？彼其愁忧慄怛，謏暴日月之下，若甚创其生。其为诗，音湫以厉，噍以肃，訇若裂石走霆，物怪怒搏，幽若哀湍急雨，鬼啸林谷，魂魄荡撼而不能休。孰驱之哉？夫固有所不得已也。且夫音声者，动于志而后发，感于气而后成。怨诽之兴，其趋也怪以怒，有致之者，夫孰能遏焉。吾观《宋遗民诗》，岂唯见元德之猥，亦以悟宋之所由衰……所谓宋遗民者，其言莫不怆然有亡国故君之思，岂非民德之厚欤！

由《三百》以至于今，凡为诗者，较其词则远矣。乃若其志考之，盖犹有合者焉。宋之遗民，其人大都憔悴悲思，呻吟痛苦，謏天以自舒，虽欲弗怨，其可得乎！后之人诵之，有以见亡国之酷如是，而知所以发愤自拔。

俞德邻《游杭口号》末首：“倘有圣贤吾欲中”，方夔《清明》“酒向南方颺后灰”，周友德《钱塘怀古》“人死海中沈玉玺”，皆于文为不词。

郑思肖为诗颇近怪怒，若《大宋地理图歌》云：“悖理汤武暂救时，谋篡莽操生大逆。”以汤、武下与莽、操比称，斯言实害义之尤。虽曰愤激所出，别有寄托，然足贼矣。又《续洗兵马》云：“当知孔明杲卿辈，巍然三代古君子。吕尚蹕溪钓文王，乃是汉唐人才耳。”杲卿与孔明人物不同，未可比论；以太公望为出自孔明、杲卿下，即孔明、杲卿能安之乎？即曰寄托，其词亦甚病。《德祐元年岁旦歌》：“不变不变不不变”于文为不词。

赵必喙《赠黄槐谷》一首，若以怼天为词，亦近违道之言。

唐玉潜《清明日》诗，其言婉以思。

《白沙集》版本不一，一本后有古诗解注，重音节，甚好。白沙诗亦讲音节，颇近刘静修。

《白沙诗教》之白沙自叙甚好，湛甘泉序便嫌太长。

湛甘泉说白沙诗为教外传。往年见而好之，比更展示，颇惜其说之繁。孔子说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，民之秉彝，好是彝德”，但云：“故有物必有则，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彝德。”着一二虚字而已。《棠棣》之诗，本怀人之作，孔子说来，则成讲道之诗。亦只云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皆着墨不多，而意味自足。《诗·小序》虽不尽可据，亦无枝蔓。

王船山“六经逼我开生面，七尺从今作活埋”之言，在诗则为险语，亦见船山气象未醇。

朱竹垞诗，在清朝不失为大家，读书多，亦工亦博，文则欠排纂，视诗有逊矣。偶观其年谱，六岁时，塾师指王瓜属对，信口答曰“后稷”。师怒，欲扑之，不知适以自彰其陋。即此可以见其天才矣。其余，查初白尚可观，吴梅村固不逮也。

蠲戏斋诗话（五）

赵尧生犹是江湖诗人，陈散原用力甚勤，失之沾滞，俱无胸襟。沈寐叟胸襟较高，而学义山、韩、孟，失之艰涩。郑孝胥较笨重而站得住。谢无量先生胸怀超旷，惜亦学仙习气，未免以服食射养为大事，而悉心以求之。故余赠诗有云：“还丹驻世应无疾，天眼观身是众缘。”意谓身是四大合成，不妨土木形骸也。谢先生天资高，知吾微讽之意，故答句云：“观生何日不乾乾？”此语亦易及，而出句“伐鼓四邻闻坎坎”，以卦名叠字相对，却亏他想得到。

说王壬秋题扇诗云：此人一生学《老》、《庄》，故其论扇，以为见捐者恒为纨素，常见者反在蒲葵。至于文人画家之所题绘，往往藏之篋中，备而不用。总之，其意以为用者不好，好者不用而已。颇得老庄之旨，然非有道者之言也。

沈培老有胸襟，有眼光，近体亦学义山，古诗则学昌黎，而玄义纷纶，气格峻整，虽所作不多，以较王壬秋为高，然亦终是未熟，尚费气力。

沈培老论诗有“三元”之说。“三元”者，元嘉、元和、元祐也。余为增开元，成“四元”。元嘉有颜、谢，开元有李、杜，元和有韩、柳，元祐有王黄。透此三关，向上更无余事矣。

金香严叟于诗早学湘绮，晚师乙庵，而其得力乃在东野，时与乙庵并称，拟之韩孟。乙庵所谓已透元祐、元和二关，但余末后元嘉一关，过此便大事了毕者是也。

洪樵舫先生为人笃厚，诗从义山入手，惜稍为所缚，止于晚唐。吾尝劝其作古诗，又见沈培老为题其诗集数行，亦欲其进而求之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，融会禅理、玄言。惜其不及试也。

肇安法师和余兰亭诗，理致高绝，故是奇作。而运词稍朴，微似有憾。师之所存，岂在区区文字之末，正复以此弥见真味耳。

赵尧老古诗不多见，近体偶有率易处，吾未能知其所诣也。

谢无量一九二〇年见寄诗，绰有逍遥之致，庶几正始遗风。夫随流妙尽于无住，体物莫神于会寂。无住则遗照，会寂则忘功。照遗则有无俱遣，功忘则物我齐丧。若此者，缘应万殊，湛合恒一，复何滞者。

谢无量窠圖山长篇信是奇作。读之洒然如置身飞仙亭，尽睹云岩之胜，讽咏反复，使人泠然有御风之想，真足以忘世矣。及读其哀独秀诗，又愀然以悲。以彼才士，天下之好，岂独交旧之感而已。然使独秀有知，得此诗可以不憾。

无量五言力追大谢，近体亦逼少陵。今风雅荡然，出之可以振起颓俗。

谢无量先生近作五言廿首，一片天机，空灵动荡，的是天才。

谢无量先生《青城山杂诗》超妙自然，全不费力，如行云流水。求之今日，殆无其俦。

谢无量先生说李义山《贾生》诗云：“贾生但知有政治经济，汉文毕竟高超，二千年来帝王，几人解问鬼神事耶？”其言超旷玄远。

自来以理语入诗最难，唯渊明能之。朴而弥隽。沈尹默先生五言风神标格，深得于陶公。亦不刻意唯取其貌，是以为高。

蒋苏龠近作有句有篇，不少佳构。稍恨肉胜于骨，下字未及精纯。欲更进于此，气格当力求其高，音节必益期其朗，而简去凡近习熟语不用，自能迥出常流。五、七言古宜留意盛唐高、岑、王、李，学其清壮顿挫，宁瘦无腴，然后泽以玄言，乃可优入晋宋，勿自安于小成也。

词不足学，声律亦要自悟。词本乐府之极变，深于唐诗者，不患不能词。然其流近靡，唯太白为祖，以其不靡。李后主是词中子建，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虽风华绝代，实亡国之音。两宋名家，何烦具举。苏、辛颇有风骨，不善学则近粗，莫如先学诗为能识其源也。

赵尧夫词大有功夫，无一首率易之作，四五十岁已自成就。集凡三卷，上卷稍逊，中卷渐胜，末卷弥见精彩，亦晚而益工也。如咏园蔬杂花数十阙，无一不佳。读书多，用事精切，盖毕生所读书皆用之于词矣。惜格调不甚高，可为名家，不可为大家。其于诗卒无所成者，亦以此故。太白词格之高，亦以其得力于诗者深耳。

赵尧生先生词，在清代当成一家，虽细密不及朱彊邨而雄壮有得于辛稼轩。《生日》一首可见，即此一篇，足当传世矣。

蠲戏斋诗话（六）

诗之道极难，须从《三百篇》入，得诗人之胸襟，先立其大；再觅一家，寻个入处，始可言其余耳。不然门外张皇，终不济事。并须读得多，亦须读诗文评，以资启发。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、《诗薮》二书，论诗颇允，体裁亦颇广博。但如未多读古人诗，则其所论者不知出处，亦觉索然寡味矣。若要跻于作者之林，不是易事。又大家与名家不同，名家擅长一体，或有独胜处，即可，大家则须兼备。古人中，如李、杜是大家，但杜不善绝句，集中除《江南

逢李龟年》一首外无佳者；李长歌行而不善排律，老杜律体无论长短，均是开阖控纵，极尽其妙，如作歌行，殊不可及。此外则用字之法尤难。古诗有古诗之字，初唐有初唐之字，中唐、晚唐莫不皆然。尤须言中有物，如明七子摹盛唐，其用字、声律莫不似矣，但其中枵然无物，乃虚车也。阮大铖《咏怀堂诗集》欲摹盛唐，但其用字全是晚唐温李派；欲力摹王、孟、韦、柳，其人本热中利禄而饰为恬适之言，是伪也。虽亦有工者，但是无物。朱彝尊《明诗综》屏不之录，终清之世无齿及之者，清议之可畏也如是。民国初，陈散原始评跋印行之。散原在晚清诗人中最为老宿，其称阮大铖诗则失之。

若欲作诗，亦不出《论语》“小子何莫学夫诗”一章，更无余义。若有言，若无言，莫非诗也。

诗贵神悟，要取精用宏，自然随手拈来都成妙谛。搜索枯肠，苦吟无益。语拙不妨，却不可俚。先求妥帖，煞费功夫，切忌杜撰。不属善悟者，不须多改。近体法门亦已略示，舍多读书外，别无他道也。

有意要排鼻，即非佳诗。诗亦煞费功夫，倒纯熟时自然合辙，勉强安排不得。

禅要活，诗尤要活。

作诗先求脱俗，要胸襟，要学力，多读书自知之。江湖诗人摇笔即来，一字不可看，俗病最难医也。宁可一生不作诗，不可一语近俗。俗病祛尽，方可言诗，佛氏所谓“但尽凡情，别无胜解”也。

诗不可苟作，旧日文士积习，言下无物，无所取义也。

作诗不必定工，但必须祛除习俗熟滥语。

诗中用古事贵活用、暗用，方不粘滞。

作诗须意有余于词，不可但将字面凑合，此事煞有功夫。约而言之，在多读书耳。

凡咏物寄托之辞，题目虽小，寓意要深，方不为苟作。

感时伤乱，须实有悱恻之思，不能自己。言之有物，方可成诗。五言宜先熟于《选》体，虽短篇，具有法度。未能悟入，勿轻下笔。

有字然后有句，有句然后有篇，此亦具名句文三身。一字疵颣，绝不可放过，方见精纯。

欲写闲适之境，以太白“碧山”一首最为可法，右丞辋川诸五绝亦难到。

凡诗中用寻常景物语，须到境智一如，方能超妙。忌纯用理语填实，便嫌黏滞。

作意先欲分明，再求深婉，遣词先欲妥帖，再求精炼，然后可议声律。切忌晦涩率易，下字不典。

凡感时之作，须出以蕴藉。选词第一要雅，用意尤不可怒。

俗语以四时为四季，奇谬、奇俚，万不可入诗。

必欲学诗，古体从汉魏入，近体从盛唐入。先须泛观各家，继乃专看一两家，方有入处。选本如《唐贤三昧集》（注）专选盛唐，所收均好。

（注）清王士禛编撰，凡三卷。“三昧”，梵语，义为“正定”。即无罣碍，一切皆自在之义。

学诗须读《三百篇》、《楚辞》，汉魏晋宋各家，以及唐人。《唐贤三昧集》甚可观。又须兼看诗话，如《茗溪渔隐丛话》等，《诗比兴笺》亦佳。风、雅、颂是用，赋、比、兴是体。风则比、兴兼之，雅则用赋，惟颂最难。佛经赞颂，差可比拟，《圣经》赞美诗，亦英文中出色文字，后之人无复圣德，此体亦渐稀矣。

作诗学字，均须自解作活计。禅师家有“教子作贼”之喻，语虽鄙俚，而取譬甚切。

学诗须知诗之外别有事在，学琴亦然。总须先有胸襟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先有诗意，乃能为诗；先解乐意，乃能学乐。

诗不可勉强，要须出以自然。如阮大铖集中亦作闲适冲淡之语，而其伪不可掩。老杜虽有时亦朴拙，然语语皆真，真便好。

学诗贵有神悟，可得而传者皆是死法。诗话、评诗不妨探诗借助，及其成就，则皆我所有事，一切用不着矣。

诗贵自然，实至名归，亦非出于安排。刻意求名，终不可得，亦俗情也。

作诗须有材料，驱遣得动，又须加以烹炼。如庖人然，无米固难为炊，百肴杂陈，生冷并进，则亦不堪下箸矣。此自关于学力，所谓“老去渐于诗律细”也。至于秉赋太薄，不能为敦厚之音，此则限于性情，无可勉强。

学诗，须知诗之外另有事在。得诗教之意，则所感者深，自无俗情。

作诗须是所感者深，胸襟广大，则出语不落凡近。诗中著不得一个贤字，言之精者为诗，故视文为尤难也。

言之精者为诗。“诗言志”，最要是心术正大，方可学诗。学诗必从《三百篇》、《离骚》，汉魏乐府、建安七子以及《文选》诸诗入手，方有法度。律诗必宗老杜，若香山、东坡、放翁之诗，说来太易，不宜初学。公安体及袁简斋之诗，学来易流怪僻，尤为初学所戒。学诗亦必有悟处，然后写来方能生动。诗人胸襟，必与天地合其德，乃见其大。老杜《写怀》诗：“用心霜雪间，不必条蔓绿。”与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的道理暗合，这是何等胸襟！谢灵运喜为玄言，而工部无意为之，与圣贤所言道理若合符节，尤为可贵。

学诗必先知赋、比、兴三义。赋是平铺直叙，易做；比较难；兴最不易。盖人之所感有大小深浅，故兴起者亦不同。大诗人所感者必深必大，所以非人可及。

思为《诗人国》，断自屈原，一代不过数人，上下千载，集于一堂，高谈清言，各明素志，而采其集中杰作最足表现其为人者附焉。学诗者得此一编，胜读选本多矣。

严沧浪以“香象渡河”、“羚羊挂角”二语说诗，深得唐人三昧。“香象渡河”，步步踏实，所谓“彻法源底”也；“羚羊挂角”，无迹可寻，所谓“于法自在”也。作诗到此境界，方是到家，故以“香象渡河”喻其实，谓其言之有物也；又以“羚羊挂角”喻其虚，谓其活泼无碍也。

庾子山诗云：“索索无真气，昏昏有俗心。”今人通病大抵不出此二语。人谓钟太傅书沉着痛快，今始深觉其言有味。不唯作书要沉着痛快，作诗亦要沉着痛快，说话做事亦要沉着痛快。

少陵云：“新诗改罢自长吟”，“得失寸心知”非深历甘苦，不易到古人境界。读破万卷，不患诗之不工，谓诗有别裁不关学者，妄也。但此是“游于艺”之事，不工亦无害。若为之，则须就古人绳墨，方不为苟作。天机自发，亦不容已，但勿专耗心力于此可耳。

须多读古诗，选择一两家专集熟读，字字求其懂，乃可触类悟入，知古人作诗有法度，一字不轻下。杨子云曰：“读赋千篇，自然能赋。”此甘苦之言也。然读而不解，与不读同。诗即能工，而胸襟不大，亦不足贵。忧贫叹老，名家亦所不免，非性情之正也。贫而乐，乃可与言诗。且先读陶诗，毋学其放，学其言近而指远，不为境界所转而能转物，方为近道。明道作康节墓志云：“先生之于学，可谓安且成矣。”陶诗佳处在一“安”字，于此会得，再议学诗。

学诗意先读陶诗及《唐贤三昧集》，《古诗源》亦可看。不独气格不可入俗，亦当领其超旷之趣，始为有益。袁简斋俗学，无足观也。宜多涵泳，切勿剝心于文字。

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，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，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，方能入雅。

诗中用理语须简择。

近体入理语要超妙，否则不似诗。绝句尤贵韵致，通首用字亦须相称。

近体诗虽是末事，煞要功夫，入理语更难。寻常俚浅熟滥之词，实不足为诗也。

诗中着议论，用义理，须令简质醒豁与题称。虽小篇，亦当步骤谨严。

学诗，选句先求清新，习熟字须避免，格调务须讲求，句法要有变换。少陵云“老去渐于诗律细”，“细”字须着功夫始得。

多读古人诗，自解作活计。

改学人“记取真山是假山”句为“莫认真山作假山”云：以幻为真，是颠倒见；以真为幻，亦是颠倒见。真幻二俱不二，乃悟一真一切真。诗中理致如此，方是上乘。

凡作诗，不可着闲言语，亦不可着一闲字也。

五言必宗晋宋，律体当取盛唐，下此未足为法。大抵选字须极精醇，立篇不务驰骋，骨欲清劲，神欲简远，然后雕绘之巧无施，刻露之情可息。自然含蓄深厚，韵味弥永矣。

五言短篇忌平板无变化。韵多少虽不拘，韵少者须不伤局促。

凡用韵必须有来历，结句尤重。

古体用仄韵者，上句若连用平声押脚，则气格不健。故上句末字平声至多到三联，必须改用仄声字。否则便无顿挫，读之不成音节。

“庚”“青”韵不可通“真”“文”，尤不可通“侵”。若用仄韵，则可稍宽，不若平韵之严也。

古诗用韵，须明古韵。先看段氏音韵（注），亦可依据。如“庚”、“青”在同部，可通押；“真”、“蒸”、“侵”三韵在异部，不可杂用。多读古诗自知。

（注）清段玉裁字若膺，邃于音韵、小学，著有《六书音韵表》

古诗用韵，可据《诗本音》（注）及《屈宋古音义》（注），五古可依《文选》。

（注）清顾炎武撰，为其音学五书之一。顾初名绛，字宁人，号亭林。另著有《日知录》等。

（注）明陈第撰。陈字季立，号一斋，又号温麻山农。取屈、宋赋中韵与后殊者，各推其本音，作是书。

古诗用韵，多用其数，不必定偶也。

排律篇法最重，须有开阖转变，不然则无气，只是平板堆垛，了无意味矣。凡排律中句法，尤要字字精炼，非学力深厚不可轻作。此体唯老杜独工，鲜有能及之者。义山学杜最力，一作排律便不韪。且宜熟读杜集中排律，先悟其篇法，学五律纯熟后为之不迟。

排律要篇法谨严，字句精炼，最不易作。

大凡律诗忌着闲语闲字，须字字精炼而出。读书多，蓄意自深厚，不可强也。

律诗最忌句法平板，气格悲弱。

律句宜少用虚字。

五律四十字，古人以兵为喻，须字字有力，以一字当百炼之师，方称佳构。

熟玩盛唐，自知利病。能于四十字中不着一闲字，则近矣。

凡律诗，第一要讲求音节，多读三唐可悟。

作五律要诀在字字警切，而气格安舒，不可着一泛语，方为得之。

律诗入经语最难。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，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。作诗须具神通自在，乃有无入而不自得之妙。

绝句贵神韵，太朴质，则与俚俗同病。

绝句下用对偶，须见力量。

绝句要流转自如，语尽而意不尽，忌平铺直叙。全用排偶，则似律句中截出矣，杜五绝中多之，未足取法。

绝句用拗体，便全首拗，音节入古，亦可喜。若只用一句拗，每苦音调不谐。唐人绝句皆入歌，故尤以音节为重。

凡拗句，上句用仄声字，下句必用平声字对之，音节始响。

大凡作绝句，须宗盛唐，要气格雄浑，音节高亮，方合。选字不可不慎也。

七言绝句平起，第二句第三字必须平声，音节乃调。单拗一句，应在第三句，否则全拗。

歌行先须讲篇法，次须讲音节。第一忌芜音累气，易成冗蔓。作诗要有气格，歌行尤重。

《选》诗非熟读不可。唐诗当取盛唐之音，晚唐多失之纤巧，清人诗不看可也。

和诗有次韵、和韵、同韵之别。次韵以原作韵脚为序，一字不可移；和韵虽用原韵，而不拘次序；同韵则但作韵部相同，不必原字。唐人不用次韵，荆公、东坡、山谷始为之。山谷才大，驱遣得动，往往四和、五和而不相蹈袭，荆公亦佳，东坡和陶则有率易处。然宋诗音节终不及盛唐之铿锵，此则时为之也。和诗当过于原作，否则亦与之埒。吾欲和杜诗十首，略存《小雅》之意，《和少陵〈夏夜叹〉》虽视杜未知何如，固当过于东坡。吾诗尚古人轨则，而非模仿，惜此事亦难得解人耳。

和韵，唐人至元、白始有之，及东坡、山谷、荆公，始好再叠、三叠不已。斗险争奇，多则终涉勉强，此可偶一为之，不贵多也。

和诗应切对方身分，不可泛泛填塞。

同韵与次韵有别，谓用原韵而不次也。故原诗是律体，和以五言五韵，但可言同韵，不可谓次韵。

凡和诗，须与原唱相应。

和韵全要自然，切忌生凑。

蠲戏斋诗话（七）

余弱岁治经，获少窥六义之指；壮更世变，颇涉玄言，其于篇什未数数然也。老而播越，亲见乱离，无遗身之智，有同民之患，于是触缘遇境，稍稍有作，哀民之困以写我忧，匪欲喻诸行路。感之在己者，犹虑其未至，焉能以感人哉！既伤友朋日寡，余年向尽，后生将不复知有此事，聊因病废，削而存之，写定数卷，以俟重删。如使文字犹存，不随劫火俱尽，■■之内，千载之下，容有气类相感，遥契吾言而能通其志者，求之斯编而已足。庶无间于遐迩，可接于神明，虽复毁弃湮灭，靡有孑遗，夫何憾焉。

后世有欲知某之为为人者，求之吾诗足矣。

吾平生未敢轻言诗，偶一为之，人多嫌其晦涩不能喻，只是未知来处耳。欲求一能为笺注者，亦非于此用力深而读书多者不能得其旨，故不言也。

浮于诗初未用力，五十以前所作，皆不足存。近年以避寇转徙，感时伤乱，时亦托诸篇咏，独谣寡和，自言其劳，未有以合于古人之旨也。

近偶为诗，亦是惻怛动于中而自然形于言者，亦自觉其衰飒，怨而未至于怒，哀而未至于伤。杂以放旷则有之，然尚能节，似未足以损胸中之和也。

《避寇集》亦是衰世之音，何足称道？看拙作无益，不如多读古人诗也。

《避寇集》付之剞劂，记此流离，匪以自扬其陋，聊慰朋旧隔阔之怀。虽感有浅深，言有粗妙，亦自胸襟流出，差同谷响泉声耳。

拙稿零乱，多随手散佚，偶寄一时之思，实无足存。

比因多暇，时有讴吟。匪云好事，唯以写忧。何敢上拟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但可下侪谣俗。

每憾所怀不获宣究，冀以微言相感，聊复寄之咏歌。词虽陋拙，略尽鄙蕴，聊闻举似，亦可解颐。比及豁然，直须啐弃，将安用此碗鸣声邪。

诗以道志，大抵所感真者，其言亦真。然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，吾体物之工不及古人，但直抒所感，不假雕绘，尚不为苟作而已。

往日不欲流布诗篇，迩来颇思多作几首，以润枯淡。际此兵戈流离，疮痍满目，佛家言“观受是苦”，人生之苦盖未有甚于今日者，有此亦可稍资调济。吾诗当传，恨中国此时太寂寞耳。

诗须老而后工。吾自视四十以前之作，近多不愜，四十以后可存者多，五十以后则几乎篇篇可存。

在泰和所作诸诗，皆有义，不是苟作，若于诗能有悟入，真是活泼泼地也。

吾非欲以《蠲戏斋诗编年集》博诗名、作诗人，欲稍存变风变雅之意，为天地间留几分正气耳。往者亦是全身远害之意多，恻怛为人之意少，故不愿流布。今则战祸日烈，是非日淆，此亦不得已之言也。

老拙本非有意为诗，有时率尔成篇，亦不欲尽存。抄之徒费日力，亦无益于学诗。若能于一二句下触发，会心处正不在远，如此方不虚费耳。

从来诗人未有不穷，吾亦穷而未工。然今年诗特多，颇欲及身删定，虽不能刻，亦不愿其竟湮。

吾八岁初学为诗，九岁能诵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。十岁，先妣指庭前菊花命作五律，限“麻”字韵。应声而就曰：“我爱陶元亮，东篱采菊花。枝枝傲霜雪，瓣瓣生云霞。本是仙人种，移来高士家。晨餐秋更洁，不必羨胡麻。

”先妣色喜曰：“儿长大当能诗。此诗虽有稚气，颇似不食烟火语。菊之为物，如高人逸士，虽有文采而生于秋晚，不遇春夏之气。汝将来或不患无文，但少福泽耳。”今年逾六十，幸不违先妣悬记之言。追念儿时光景已如隔世，才慧日减，神明日衰，将同秋后之菊矣。幼时所作，都不省忆，仅忆此篇，以母训，故不敢忘也。

《二姐涅槃后三周年纪念》、《七月纪念之忆》：“沉沉一梦遂经年，昙影空华亦偶然。岂有惊魂能化石，欲追旧恨已如烟。胡天秋雨口口口，慈冢斜阳集暮鹃。他日中原口口处，料无消息到黄泉。”浪拍海外，不胜异国之感。旧憾前悲，一时并聚，遂返往事，发为哀吟。

二姊涅槃后三周年纪念二首 1903年

一从别后几沧桑，亡客天涯百感伤。帝国庄严成梦影，英雄事业付螭螭。故山万里生青草，碧海千年尚夕阳。

何日劳生重解脱，只今犹自咽风霜。

零丁后死今三载，孤愤哀时述《九歌》（注）。空有灵心参妙密，未凭纤手造共和。儿时苦乐从头忆，世态烟云逆眼过。弹指余生能几日，不知轮转更如何。

（注）姊好印度哲学，又抱政治改革之思想。

吾昔有《赠郭起庭》诗，培老见之，以为渠与金甸翁诗均可废。又尝赠弘一法师诗（诗轶），有句云“衲僧三印水空泥”，太炎见之云，全章只解得三成，亦可见其坦率。

赠郭起庭 1937年以前

郭君善刻印，沈乙盦、金香严两叟并作诗称之，嘱予助喜。

玄鉴入海印，万象森目前。揽此文彩彰，妙尽蹄远缘。来风善为辨，拈提到轘輶。摹印出缪篆，但取官私便。后来立宗匠，好事递有传。释心鞚帙外，静寄文房妍。孰非性德流，失以柔道牵。多君秉寸铁，力可摧群坚。割取杂玉佩，镂出天龙翩。摩挲秦汉上，思逸威音先。一法幻无尽，倏变手眼千。澎湖二老翁，示我赞喜篇。明珠倾栲栳，五色随方宣。吾才惭数宝，要令鼻孔穿。挥斤同说法，著楔宁碍玄。青山君故业，白云谁家禅。颇疑陆跟石，何事问南泉！只今恣雕琢，遇物任方圆。为复神通尔，为复法如然。信知月可斧，将谓心善渊。三句超空水，一札彻中边，请看无文印，又作么生镌。

《寒露菌》乃刺时讽世之作。“怜彼根蒂微，岂识秋旻高”，讥政客也。“出门虎迹乱，倚树方鸣鸮”，言天下之乱也。“寄语采芝人，勿受商山招”二句点题，用四皓（注）应吕后之招，卒为出山事，又四皓尝有《紫芝歌》也。

（注）秦汉之际隐居商山的东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角lu里先生四老人，须眉皓白，故称。

寒露菌 1926年

皋亭多菌，生松下丛草中，寒露后乃有之，野人谓之“寒露菌”。然味薄易败，非采菇之良者也。丙寅九月信宿山中，取以供馔，遂作此诗。

密林翳寒目，露下风习习。千章何蒙茸，覆此径寸苗。流湿始有滋，荣悴在一朝。怜彼根蒂微，岂识秋旻高。野人矜地味，荐俎同溪毛。柔甘取暂适，杂毒谁能销。充肠事易足，谢尔采摘劳。服饵求列仙，客养计已饕。万物自相盗，膏火徒煎熬。钩吻善杀人，谷食亦今天。鰕鮓啖沮洳，戎马生广郊。攫蓬指骷髅，鼠穴俯僬僂。蒸成信一机，生死元同条。出门虎迹乱，倚树方鸣鸮。寄语采芝人，勿爱商山招。

五言求其谨严，七言歌行则须有开阖动荡之势。《金华北山山洞歌》可谓盛唐之音，山谷、荆公均不能到。诗人所感，每以眼前景物兴起，所感深者，理趣亦深。读诗者须有同感，便与诗人之心合而为一，犹治义理之学至于纯熟，则其心与圣人之心合而为一也。唐诗说理者少，李东川能之，《杂兴》一首确是好诗。吾此诗音节似之，而说理则较大。

金华北山山洞歌 1937年以前

屈子离群思远游，世间何处非丹丘？御风缩地聊可及，吾行不与时人谋。清虚任物尊黄老，洞天分治从灵宝。颇怪仙人有俗情，琳阙珠宫岂长保。久向兹山閤灵怪，石乳寒凝如倒薤。然犀夜烛穷幽玄，投足奔流逆澎湃。白日雷霆风雨上，帝释天魔屹相向。旌幢鳞羽强安名，伯夷志眩神尧丧。初平一叱泯柔刚，龙汉迢迢隔几桑。不见青牛逢尹喜，浪传黄石教张良。情与无情共元体

，掌中■■才稊米。峥嵘寥廓始无形，昭昭何必异冥冥。大力中宵趋不缀，小智营营贪鼠穴。五丁奋臂空咨嗟，七圣迷途犹未彻。盈虚消息本相乘，火自流金水自冰。终古业风吹识浪，千年深谷变高陵。行歌欲觅渔樵话，击竹时来粥饭僧。见说蚩尤方苦战，何如松子事飞升。

吾诗长于五古，《金华北山山东歌》似李东川。近多为律诗，此后当多作歌行。

《寄答洪巢林》诗中，“古月犹今月”言性，“晴云杂雨云”则说习气也。

寄答洪巢林 1937年以前

禅病曾规我，祥歌亦许君。无生安有意，不乱且同群。古月犹今月，晴云杂雨云。童鸥知善喻，澄勒会交忻。（君方与异趣者同事）

《再答啬庵兼示巢林》第一首，“一庭白雨群疑尽，满目青山万法如”，上句用《易·睽卦》，下句对以佛经。

再答啬庵兼示巢林四首之一 1937年以前

甘露醍醐独赋予，垂芒千尺上清书。一庭白雨群疑尽，满目青山万法如。才士徒为天下好，空生终在化城居。喜分香积怀中钵，来饭清涟寺里鱼。

杜诗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两句用叠字，即以状落叶、江涛之声。吾《落叶和肇法师韵》“梦中一夜萧萧雨，脚底千岩飒飒风”字法相同。又《病怀》“一春黯黯长逢雨，四海茫茫久罢琴”亦用叠字。

落叶和肇法师韵 1937年以前

斫却龙门百尺桐，尽驱鸾凤散遥空。梦中一夜萧萧雨，脚底千岩飒飒风。春入槎桠抽蔓绿，烧残木骨木出拔炉红。辞枝莫厌归恨晚，说与耆年万事同！
病怀

朝华逝水杳难寻，独夜残年百感侵。阳焰已消将曙影，悲魔犹袭未枯心。一春黯黯长逢雨，四海茫茫久罢琴。病里不知昏昼异，撻蓬思共骷髅吟。

《答赵纶士元日见赠》，起句以原诗用陶诗，即以陶诗之意答之。颌联羌无故实，“麋鹿窥牖”指赵来访。颈联“同坑”、“异土”、“处梦”、“经年”借用禅语，属对自然，一喻人性皆善，一喻时间之幻。结语活泼泼的，“梅边”、“柳边”随人自会。论学术，则如朱子所谓“高明者蹈于虚无，卑下者流于功利”。论时事，则同为功利，又有两派，不是左派，便是右派。实则悟到“同坑无异土”便无“梅边”、“柳边”矣。夫子言“有鄙夫问于我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”两端便是梅柳，鄙夫便是儿童。随物所见，即物起兴，信手拈来便是。可见诗人之旨多不易会。

答赵纶士元日见赠

尚有诗人与作缘，忘天一醉始知天。山深麋鹿常窥牖，海近鱼龙或在塵。
久信同坑无异土，未妨处梦谓经年。何心闲看儿童戏，不是梅边定柳边。

谈《题钟氏父子乡试朱卷》云：制举时代犹非寝馈经术，文不能工。顾亭林《日知录》慨叹唐宋诗赋变为制举，今则每况愈下矣。此题无话可说，籍端兴感而已。“四本清言”，原论不传，《世说新语》犹可考见，以对“五经异议”，甚工。“坏壁弦歌”，以喻钟文；“空仓雀鼠”，以喻今日也。

题钟氏父子乡试朱卷 1937年

（序略）

制举先民重，操戈赤日繁。五经成异议，《四本》罢清言。坏壁弦歌在，空仓雀鼠喧。家风犹古辙，时论已迷源。

偶因一时之感得二诗（诗轶，乃三十年代初和孙叔仁者），托物起兴，稍有理趣。一言人智未遽胜于虫伦，是绝端非战论。一言忧喜强弱悉皆平等。

谈《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》云：老杜有此风格，无此议论，以其所见者小也。吾诗首四句先言处灾变之礼，次言祸乱之源，次言飞机之惨忍，次自述兼及故人。避兵桐庐，只用“逝从大泽钓，忍数犬戎厄”二语一点，层次井然。宋訢、墨翟虽非攻寝兵，其意犹其于功利计较，故终无补，犹今之和平会议也。“磔辄”二字用以形容爆炸之惨，甚得当。”登高望九州“二句，老杜能之。”甲兵其终偃“二句系倒装句法，老杜亦能之。”儒冠甘世弃“二句，用字有谢诗意味，非老杜所能。结处二句甚有力量。通篇一字难移，可传之作也。劳者之歌，少苏其气，此亦出于自然，不容勉强。即如全用仄韵，乃有悲痛之音，亦是下笔自来，莫之为而至者。

将避兵桐庐，留别杭州诸友 1937年9月

礼闻处灾变，大者亡邑国。奈何去坟墓，在土亦可式。妖寇今见侵，天地为改色。遂令陶唐人，坐饱虎狼食。伊谁生厉阶，詎独异含识。竭彼衣养资，殉此机械力。铿翟竟何裨，蒙羿递相贼。生存岂无道，奚乃矜战克？嗟哉一切智，不救天下惑！飞驾蔽空下，遇者亡其魄。金城为之摧，万物就磔辄。海陆尚有际，不仁于此极。余生恋松楸，未敢怨逼迫。烝黎信何辜，胡为罹锋镝！吉凶同民患，安得殊欣戚。衡门不复完，书史随荡析。落落平生交，遁处各岩穴。我行自兹迈，回首增怆恻。临江多悲风，水石相激荡。逝从大泽钓，忍数犬戎厄。登高望九州，几地犹禹域？儒冠甘世弃，左衽伤髦及。甲兵其终偃，腥膻如可涤。遗诗谢故人，尚想三代直。

《留别杭友》一首，音节哀而促。《郊居述怀兼答诸友见问》一首，较为舒缓，虽在患难，词不迫切。前篇礼意重，故谨严；后篇乐意多，故和易。

郊居述怀兼答诸友见问 1937年

天下虽干戈，吾心仍礼乐。避地将焉归，藏身亦已绰。求仁即首阳，齐物等南郭。秉此一理贯，未释群生缚。锁尾岂不伤，三界同漂泊。人灵眩都野，壹趣唯沟壑。鱼烂旋致亡，虎视犹相搏。纳阱曰予知，徇规矜改错。胜暴当以仁，安在强与弱！野旷知霜寒，林幽见日薄。尚闻战伐悲，宁敢履藜藿？蠢彼蜂蚁伦，岂识天地博！平怀頽仓溟，寂观尽寥廓。物难会终解，病幻应与药。定乱由人兴，森然具冲漠。麟凤在胸中，豺虎宜远却。风来晴雪异，时亨鱼鸟若。亲交不我遗，持用慰离索。

蠲戏斋诗话（八）

《村舍偶成》大似老杜，末二句饶有精采，足见怀抱。无此，则为闲适诗，不切时局矣。

村舍偶成 1937年

绕舍唯深竹，安门仅短篱。居人先鸟起，寒日到林迟。客至常携酒，书来每附诗。老夫容坦卧，四海惜流离。

《旧历丁丑腊月避兵开化，除夕书怀，呈叶君左文》用经说理，义兼赋比，沉痛不减老杜，而理境过之。“嗟予德未修”两语，自六朝以来诗人未尝说及此也。

旧历丁丑腊月避兵开化，除夕书怀，呈叶君左文 1938年

百年犹一疴，此语信非谩。寒暑相推移，天地自贞观。斋心思太平，垂老值世乱。凛秋寇始迫，严冬苦奔窜。脱身虎兕间，寄命芝兰畔。瞻乌得久要，幸遂依仁愿。雪霁及春归，鸡鸣当夜半。微显在一心，时论犹冰炭。昧此治忽本，坐令安危判。疲氓忍兵役，练卒夸劲悍。致戎夫谁尤，树栗无往谏。苞桑或可系，朋来仍衍衍。嗟予德未修，何以济终难。于野验同人，见睨识冰泮。密行大化中，巧历焉能算。缅想采薇节，仰止川上叹。私智真替涔，鼠忧迷浩汗。貔貅静不哗，诗书泽犹焕。臂交失新故，目击泯常断。言从君子游，将俟天下旦。

《赠贺昌群》诗有“灵山咫尺能相见，玉海千寻不可量”句，上言道不远人，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”；下言性德无量。《南齐书·张融传》：融善玄言，自名其书为《玉海》。或问何义，融答曰：“玉以比德，海崇上善。”比喻体用兼备。其后王应麟亦以《玉海》名其书，然王书乃为制举而作，未称斯名也。又为贺改诗一联云：“伊洛渊源归太极，唐虞事业讯鸿蒙。”因言此联甚工。太极是理；鸿蒙则元气也，见《庄子》。下句即“一点浮云过太虚”之意。（1938年）

贺君精于考据，以《藏云杂著》 见示，作此赠之。

《藏云》书如《演繁露》，胜读《中华古今注》。探穴已窥《丘》《索》奥，倚杵更穷章亥步。番书梵夹供冥搜，况有流沙存汉古。鰕生蟆跳不出斗，阅肆焉能收武库。饼师摇舌题端门，撞钟方触波旬怒。阴惨阳舒理本然，尧癯舜瘠将谁悟？不忧龙战玄黄变，且喜谈经有贺场。《三礼》注成煨烬后，《两京》赋好十年强。灵山咫尺能相见，玉海千寻不可量。世智无涯生有尽，逢君一为起膏盲。

《赠丰子恺》乃为子恺说法，于此悟去，便得画三昧，亦是诗中上乘。歌行非理事双融、境智具足，未易下笔。此诗气格声韵均恰到好处。（1938年）

昔有顾恺之，人称三绝才。画痴今有丰子恺，漫画高文惊四海。但逢井汲歌耆卿，所至儿童识姓名。人生真相貌不得（君自题其画曰“人间相”），眼前万法空峥嵘。《护生》画了画《无常》（《护生》《无常》皆君画集名），缘缘堂筑御儿乡（君家崇德，榜其居曰“缘缘堂”，今已毁于寇）。吴楚名城一朝烬，展转流离来象郡。谁言杀尽始安居（庞居士偈云：“护生须是杀，杀尽始安居。”此言杀者，谓断无明也），此是无常非岁运。乱峰为笔云为纸，点染虚空如妙指。晴阴昏旦异风光，万物何心著忧喜。每忆栖霞洞里游，仙灵魑魅话无休（在桂林时与君同游是洞，导游者历指洞中物象述成故事，言皆谬悠。予因谓君世间历史或亦类此）。石头何预三生业，国史犹争九世仇。吾欲因之铲叠嶂，不见神尧天下丧。书契结绳等胶漆，鸡狗比邻相谯让。琴台汉上已成灰，破垒焦原百事哀。巴蛇吞象知无厌，黄鹤西飞遂不回。豪情壮思归何处，梦中勋业风前絮（君在汉上曾谄书见语朝野抗战情绪之烈）。岂知华子解操戈，不信留侯能借箸。伏波山下酒初醒，一别漓江入杳冥。丹穴空桐堪送老，白龙青鸟惜零丁（白龙洞、青鸟峰并在宜山）。若知缘起都无性，始悟名言离四病。如江印月鸟飞空，幻报何妨论依正。画师示现无边身（《华严》偈云：“心如工画师，能出一切相。”予每谓君三界唯心亦即三界唯画。若问：画是色，法无色界，作么生画？答曰：空处著笔），痴与无疵共一真。骑得虎头作龙猛，会看地狱变天人（顾恺之小字虎头。龙树菩萨，玄奘译名龙猛。骑虎头把虎尾，禅师家恒言，亦即龙猛真智也。君尝题其画曰“人间相”，其实今之人间殆与地狱不别。予尝谓：画师之任，在以理想之美，改正现实之恶。故欲其画诸天妙庄严相，以彼易此，使大地众生转烦恼为菩提，则君之画境必一变至道矣）！

《赠丰子恺》是变风，《革言》却是变雅，可当诗史，不为苟作。“不惜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”，格局谨严，辞旨温厚，虽不能感时人，后世必有兴起者。

革言 1938年

革言贵有孚，文德宜远柔。师贞在容民，干羽来歌讴。奈何弃忠信，夷夏同一流。圣智并思盗，力战贪共球。乱国务兼攻，接壤皆寇仇。甲兵焉得已，各各相尔矛。秦帝鲁连耻，宋亡墨翟愁。操刀一以割，所遇无全牛。朝矜虎豹变，夕叹麋鹿游。灭国五十二，大恶书《春秋》。矢人尔何心，民命贱蝼蛄。朦朧蔽江海，轻若坳堂舟。冲朝疾飙驰，铁骑盈山陬。飞鸳挟巨石，见卵纷下投。四衢绝人行，白日成九幽。野乌啄残尸，狐狸上高楼。长鲸制蝼蚁，濡需安猪喽。略地岂不广，雨散将难收。举足困蒺藜，引手扼咙喉。伤哉横目民，瞑眩未有廖。宛转就菹醢，咨嗟仰庙谋。秉旄信才杰，左次谁能就！夸父有弃杖，王良竟推辘。惊风扫枯箨，置国如传邮。岐山走亶父，豳馆思公刘。所嗟井邑弊，何以安疮痍？怒蛙虽可式，我武唯粗糲。高视齐得丧，浼汗申嘉猷。重玄非世谛，誓诰殊俳优。存亡一语判，龟筮安庸諏。驱士如驱羊，心恻壑与沟。真宰胡可罪，汝命实不犹。奠国有至计，不与三五侔，糜躯义无悔，安用空名酬。国仇谅可塞，土宇亦可修。我疆与我理，愆责委干糒。杼轴不自供，岩穴已毕搜。凿山亟通道，裹粮足来斲。政成熟敢侮，无乃阙绸缪。人言实诬汝，充耳失前筹。所以有虞圣，恶佞诛驩兜。盗跖踞山阳，于今号西欧。睥睨雄鬼方，鞭撻逮诸侯。蠢彼卉服种，汰然傲旃裘。东西欲争帝，抱火益薪樵。阖户将■■，冥行不知休。陵暴势有尽，神器不可求。俗情暗消长，物理别熏蕪。众狙逞喜怒，异论徒啁啾。但秉轩皇心，汜可禽蚩尤。玄圣制六艺，大禹分九州。子孙承血脉，服此良田畴。体信扬天声，吐辞尽琳璆。群生脱桎梏，恭己垂冕旒。礼乐正万邦，庶物皆油油。童稚戏俎豆，峨冠去兜鍪。祥刑措不用，直道人共由。洗兵罢征讨，唯以事春搜。斯言渺河汉，予罪或山丘。生灭眼底翳，成坏海中沤。未来倏如云，谁与刮双眸。山径蹲熊罴，夜树叫鸺鹠。击蒙利御寇，窥观亦可羞。往蹇有来硕，亨困复何忧。

《上巳日偶成用前韵》不是凑韵，于此可悟比兴法门，颇有羚羊挂角之意。此亦胸襟流出，拈来便用，山谷所谓“不烦绳削而自然合辙”一也。

上巳日偶成用前韵 1940年

庾信哀时尚有邻，扬雄异代或相亲。山中薜荔忘归日，江上烟波思远人。楚畹滋兰疑昨梦，吴宫巢燕又新宾。移花买石寻常事，只是池塘已暮春。

《寄题王心湛〈阳明学〉》，以诗代序，托之咏歌，亦诗教之遗意。

寄题王心湛《阳明学》 1940年

口中衔石阙，坐见劫火烧。天人在何许，或有龙场苗！迷悟不由他，今古元同条。仁者勤善巧，未欲虚空逃。尺书远见遗，令我思参寥。阳明乃古佛，岂与万象凋。于何证良知，冥冥亦昭昭。聒俗眩名字，郑声乱《箫》《韶》

。廓彼垢染心，默成意已消。赞喜自吾分，附诗慰飘摇。所嗟言语拙，未至功德超。慎勿恣流布，但可示久要。

《庚辰岁除遣兴》，第一首起首对句便见力量，上用“头白斋心”，故下用“宵残炳烛”。又“宵残”亦示除夕，如作“残宵”，则属对既疏，意境又泛矣。“言因俗异真俱遣，行与忧违乐可常”，以《肇论》对《易经》。上言“真”亦在当遣之列，下言违“忧”乃能有乐。“忧”字所表者广，如利害计较、习气缠绕皆是。迷者不悟，或以可忧者为乐，不特不肯相违，反从而增上焉，则亦焉能乐耶！“梦里春日似还乡”改为“春来清梦似还乡”，“春来”较自然，“清梦”对“苍生”亦较稳当。“遍地”改为“一世”以对“九阳”，句首、句尾自相对也。第二首“伐竹苦传供美箭”一语，便包得工部《石龕》一首。用典使人不觉，而隐讽罗斯福《炉边闲话》所谓“当使美国成为被侵略国家之兵工厂”，尤为古人意境所无。“种桑悔不植高原”，以陶对杜，铢两悉称。小而书院大而一国，更大而天下之事，皆一语尽之。

庚辰岁除遣兴二首 1941年

头白斋心学坐忘，宵残炳烛送年光。言因俗异真俱遣，行与忧违乐可常。痴尽苍生终罢战，春来清梦似还乡。时人竞逐羲和驭，一世弯弓射九阳。

沧沧寒日尚临轩，云外三山雪正繁。伐竹苦传供美箭，种桑悔不植高原。村龙当路时惊客，病鹊依檐懒负喧。愁思每随江水去，似闻巫峡有啼猿。

《江村遣病》十二首，老杜以后，无此笔力。此诗音节是杜，而用事之博、说理之深过之。如“长年唯杜口，万事莫藏胸”之句，对仗亦复无迹可求。如“崩崖从古赤，沙草暂时青”，全是老杜句法，上喻战争，下况邦国，固非仅写目前风景而已。“苍鹅”典出《晋书》“苍鹅冲天”，识者预知五胡之乱。“老农”实以自喻。“打鱼”“扑枣”全用杜，故引起“杜甫羁蜀”之句。中国文物已尽，故“诗到三唐尽”，而“书从六国传”乃指学术但知稗贩欧美耳。建立新秩序、统一全世界，皆“驾龙”之想也。“三害”随人会解，轴心国即是一例。“明珠”喻神州，“可卖”则傀儡之事，此亦难得以一例尽。

“可话桑麻”二语全用陶，但“可”字一换，便觉今日气象与当年迥别。用古直须如此方活。“卒争渡”以譬争霸，“商船上滩”意指趋利。“吴地”“杞天”，对仗工稳；“河伯”“王乔”，铢两悉称。“几人留少壮”，“人”以喻国，盛必有衰也。

江村遣病十二首 1941年

雾重山河渺，林幽日月昏。乱流知不断，拳石恐无根。鸟印空中灭，天心夜半存。穷年栖隐迹，壁观近沙门。

医拙难除病，僧多不会禅。诸天光似墨，周道直如弦。诗到三唐尽，书从

六国传。庙谋夸剑利，物命等蕉坚。

岁久兵犹阻，春前病未苏。疲氓饥欲散，宿鸟夜频呼。冰炭随情异，甘酸入口殊。在缠知语拙，众醉力难扶。

说梦方占梦，知游已罢游。心生缘有取，佛在但无求。吹网焉能满，寻声卒未休。空华消不尽，门外总山丘。

成沔元自海，噫气强名风。见有天人隔，心知昼夜同。文如虫蚀木，行是鸟飞空。西岭千春雪，何年始欲融！

兵气连黄雾，春星数暗萤。崩崖从古赤，沙草暂时青。遇客求鸱炙，因风辨塔铃。蝮蛇犹未殄，蛟鳄近南溟。

水落沙逾阔，山长路转多。春禽仍睨腕，老树总婆娑。草屋依岩辟，风帆待雨过。万方征战急，凄恻对苍鹅。

处处征丘甲，朝朝挽日车。荒城风堕瓦，野树冷栖鸭。岁始盘殄减，春乾麦垆斜。老农忧旱虐，遍地播焦芽。

独念谁真宰，群生自苦轮。打鱼休再集，扑枣岂容瞋。杜甫还羁蜀，陶潜欲避秦。犹然归宛马，不得靖胡尘。

失计除三害，空言驾六龙。明珠犹可卖，尺布不堪缝。野雀衔蝉去，瓜田抱蔓终。长年唯杜口，万事莫藏胸。

地味偏姜桂，人心慳镆邪。周衰星在罟，越奋士尊蛙。齐物终忘我，观生未有涯。相逢无杂语，但可话桑麻。

薪卒时争渡，商船逆上滩。不忧吴地尽，犹觉杞天宽。河伯迎箫鼓，王乔奉药丸。几人留少壮，安得老鱼竿。

《谢北叟》用问答体。昔陶公有“清晨叩门”之篇，工部有《羌村》“驱鸡”之作，并托始屈子，上拟《渔父》。东方《答客》，子云《解嘲》，以及枚乘《七发》，孟坚《宾戏》诸篇，皆本于屈。但两汉各家演为骚赋，晋唐诗人自出机杼。陶则明用“汨泥”，显有线索；杜则托之“倾榼”，浑无迹象耳。吾诗“南翁”实以自喻，“北叟”不必有人。“不除陵气”二句说理。“圣者自尧”四句心平气和，以视老杜用“直如弦，死道边；曲如钩，反封侯”事演变为五言，意存愤世嫉俗者，又貌似而神过之矣。

谢北叟 1941年

南翁寄山南，出谷逢北叟。敷坐前致辞，聊共酌春酒。万物倏已陈，吾辈当速朽。人生一世间，趣舍各谐偶。胡语胜唐言，少年憎老丑。无为守古辙，善巧信多有。不闻养生术，如牧鞭其后。感此药石意，所愧铸尘垢。数穷思括囊，强斲惧伤手。不除陵气贫，宁窥天道久。圣者自为尧，惑者自为纣。惑圣吾安知，默存复何咎。

独语曰谣。“击壤”者，在野之言也。《击壤谣》二首，有陶之拙，兼杜之放，而理境过之。亦用《易》理，亦有玄言。“黄屋”四句是杜，“六籍”二句是陶，“道衰”二句是建安七子，而“辞危识心苦”一语，可以综括二诗。第二首较深，“本不异淄澠，何由判兰艾”二句，对仗虽工，读之殊不觉，斯为上乘。

击壤谣二首 1941年

往圣制文字，止戈以为武。山风扰万物，在象斯名蛊。胥敖尚蓬艾，周原良膻膻。胡为弃三正，陷此戎与虏！烝民艰粒食，虚空成网罟。力追夸父渴，迸触共工怒。黄屋谁为尊，白骨亦易腐。长城不救秦，龟山终蔽鲁。道衰见俗薄，辞危识心苦。六籍至今存，区区竟何补！

单豹岩居子，猛虎食其外。吕梁塘下游，出入于悬濑。人间无畏途，衽席始堪戒。嗟彼风波民，攻取为患害。杂毒甘如醪，徽纆持作带。本不异淄澠，何由判兰艾！强梁孰后亡，岂论成与败。入山避蛇蝎，近树防蜂蚕。智者慎居方，忧吝存乎介。群迷不可回，我行日已迈。

蠲戏斋诗话